

鳳陽

天長縣志

卷之四



天長縣志卷之四

天長縣知縣江映鯤主修

邑人張振先撰次

王三令編纂

王明達采輯

藝文志

呂蒔書史冊煌煌繫惟古昔大哉王言賁及獸額

若 冬太二蘇贈遺寸珠尺璧名賢唱酬輝山媚澤

魏 吳羨作藝文志



張 吳羨魚說文志

許 珍太極圖解釋義一卷正蒙分解註解十卷律

呂新書註圖便覽五卷王言責

王 浩直養遺稿

王 心周易本義衍翼兵民議文集若干卷

鍾 暘鷺洲遺稿

戴 愬鳳岩集

鍾 昕文峰遺稿

唐 堯智吳臯集

王 繡苦心力學博洽擅群貢時卒有蓼莪堂稿曾

與戴孝廉纓與修泗州志

戴端蒙筆乘保嬰痘疹諸書治泗陵水患兼理運河

策二道

吳從仁蜀遊稿

陳從舜遊草

王遵道王仲子集為富陽有搏虎碑記

陳克仕彤史蠶桑志百峰志系約

戴 纓南陔館四書詩經說意橫山集日警錄

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土巡狩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去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

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李如石曰臣實謹按越王式怒蛙以鼓士氣孫休好射雉以勸耿介雖云偏伯之術亦激勸人心之一端

也我聖祖奮興廓清中夏和氣充塞薰蒸異類其正
氣鍾爲熊虎忠節而其餘氣旁滲於戴角之獸扞注
之難脫主之災蓋物類中一忠臣義士焉聖祖褒而
揚之激勸宏矣嗚乎爲人臣子而不如此牛豈非負
慚七尺歟

百峰賦
陳克仕

繫百峰之靈發兮稟地惠之凝峙鎮揚州之奧區兮
分吳野之星紀牛斗應其躔次兮江淮歿其畦時祖
太華之巍蘇兮宗嵩少之峻峗右鍾陵以爲賓兮下
荆塗而稱子旣轄橫冶之眾峰兮又領真合之群巒
古千秋之縣寓兮今三阿之屏翰荃宣氣以生物兮
輦皇輿之磐安浮岸矧施以特立兮翠岫摧藏而疑
攢層嵐業及以極天兮列嶂投巖而兼國羗姿移之

具瞻兮洵巖邑之祠祝阜民生之財用兮燦人文之
燿煜大觀屹夫中天兮金碧莊嚴於西竺峭壁陔陔
以入雲兮曾石槎枿而軋屋深谷谿訝以傳聲兮清
淦激冽而灑光逕登巘以凌霄兮林嶄巖而隱堂龍
潭闐其虛無兮牛山燁其焜煌歷宸遊之舊幸兮瞻
瓦屋之山房木蓊蔚以異質兮卉芬華而各色幽禽
嘲啜以演音兮逸獸容與而偃息景無勝而不集兮
致天然其可識惟攀躋之忘勅兮紛應接於莽蒼雖
峒堯之信嚙峒兮羗井邑之靡常稽古往以驗今兮
辨風俗之否臧昔建炎之保聚兮善橫山之並備跡
柳君之舊隱兮誦介子之高義卉修固余所慕兮招
隱亦余所有志將卜幽以利貞兮欲徼霽於福地儻
箕穎之可求兮齊顯晦於一致上帝報余吉寢兮嘉
余遜之用肥事無隱而不見兮道欲顯而先微假茲
山以壽子兮劬潛養乎靜機亂曰兩儀肇判孰終始
積著元從拳石起靜鎮皇圖群望同作賓五嶽崇禋
祀峩峩應地自無疆拱衛南畿帝桑梓願言聖德格
山靈歸來歸來樂餘齒

山靈祖來... 來... 來...

... 世自無... 南... 林... 望... 蘇...

... 正...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詩... 山中... 文... 謝... 謝... 謝...

不... 宋... 詩... 去... 業... 與... 香... 井... 丈... 丈... 主... 蘇... 軾... 蘇... 軾...

... 朱... 壽... 昌... 郎... 中... 少... 不... 知... 母... 所... 在... 刺... 血... 寫... 經... 求... 之... 五...

... 蘇... 軾... 蘇... 軾...

... 蘇... 軾... 蘇... 軾...

... 蘇... 軾... 蘇... 軾...

... 蘇... 軾... 蘇... 軾...

... 蘇... 軾... 蘇... 軾...

... 蘇... 軾... 蘇... 軾...

天長道中

徐壙

巖泉鹽院御史

征衣飄飄吹疾風，叫號壑底千年松。
羊腸縈迴黑雨盡，馬蹄蹀躞青泥融。
山光四塞摩紫穹，亂龍橫奔虎豹雄。
天開奇怪萬狀立，我來應接雙眸空。
劃然長風下山角，吳鉤雪月搖瓊瓏。
錚錚騰聲吐赤虹，一揮直欲開鴻濛。
男兒成壺苦不早，秋霜上髮徒冲冲。
卽今萬國車書通，冕旒端坐明光宮。
安得江湖廊廟成，無功智名銷今熙。
皞充四海謳歌忘，帝力一天圖畫呈。
神功此時桑麻父老道，左迎開口問對歡。
顏豐酒旗

招搖村杏紅，長堤緩轡嘶青驄。
萬古黃靈同未同

天長道中

王高 巡撫

匹馬向天長，扁舟渡石梁。
路通樊店月，人住古城岡。
花縣神明府，秦蘭孝子鄉。
白雲看不盡，愁思兩茫茫。

題天長鄭節婦卷

夏寅 雲間

生與君婚死合隨，九重泉壤去何之。
間關忍使姑乖老，勉強偷生妾不為。
萬派波濤心似石，五更風雨淚如絲。
題詩欲為書千紙，傳與觀風使者知。

又天長縣志卷之四 門頁人苦陳敬宗

四明祭酒

厥祥已天定授綬行及門良人苦奇疾禍福難具論
 改圖父母心姑嫜不殊言良人力贊之無令誤新婚
 節婦泣且告大信金石堅捐信重有他匪醮同二天
 禮香丐蚤合奉湯效微涓生則事中櫛沒當從九原
 良人溘朝露毒螫腸與肝存生續其後終始義俱全
 米檠恒在懷雙淚孤燈懸白日照我心誓死逾百年
 栢舟美共姜徽音期與肩

問冶山歌

盧錦 蜀人

冶山風景近如何醉來欲卧山之阿巨靈莫掃山前

路恐惹閒花飛更多我來何所有風月相追呵有琴
 無絃心上彈有鶴無羽空中摩落魄無解今古事獨
 覓流水洗煩痾若見山中入當與一漚婆飲清酒兮
 飽太和擊筑高和無名歌歌聲短短如樵牧筑韻悠
 悠近倚那忘言無一事引手折長柯折木贈我同心

人何日攜我遊岷峨扣山翁問山叟冶山風景近如

何莽草益滋茂

謁包孝肅公祠

朱仕夔 保昌縣論

巍巍廟貌壯淮濱孝肅神明此肇裡五百年來一瞻

拜慕公誰是繼公人
蘇軾民也學野正百平來一

謁朱孝子祠

朱世英

蓼莪芳草益湖濱
俎豆弘開百代裡
不以三公輕一

養血經耿耿照吾人
林山餘問山巖谷
山風景

琉璃井

李鳴盛

新淦縣諭

玉甃虛圓入鏡天
琉璃新長碧交連
却疑無底圖澄

鉢花發青蓮繞鉢鮮

萬歲湖

湖上三呼祝祖龍
湖存龍去幾春冬
自從天命坑儒

盡萬歲聲歸火德翁

二賢廟

花縣峩峩誰建祠
二賢風雅後人師
神明猶道封牛

事篤孝還憐刺血詩

樊公店

避秦屠狗向天長
封爵誰思到舞陽
連袂一朝同逐

鹿至今留得店名香
千芙蓉

陽帝堤

即樂樂堤

黎文

宜春本

堤上垂楊已盡摧
水流花謝鳥啼哀
當時惟有邗溝

月曾照龍舟夜樂來

胭脂山

黎文輝 宜春本縣知縣

城隅突兀近堪尋日午芙蓉醉滿林一幅丹青誰畫

障百年包令復登臨

藏珠澤

老蚌曾輝碧玉淵驪龍何事不成眠于今合浦非前

日照乘須教徑寸還

浮雲峰

介推身世本浮雲遺廟山椒靜日暝欲采芳蓀薦明

潔紅塵猶愧接氤氳

躍馬塘

漢室英風流蔣尉謝公偉畧走秦人桑田陵谷今何

許却指銀驄捷有神

劉錫場帝堤

邦溝西下美遨遊御蹕曾傳向此留路柳只今如望

幸不知今古幾千秋

送魏稅宰還天長

朱源 壽昌後裔今居贛州

少卿吾遠祖古卷墨流香熙寧隆孝義南渡徙榆桑

送別雙江去相思千里長君家多俊彥相續此留芳

石梁橋為雷鳴漢太學題
李當泰 泗州部郎

百構經營歲月深雲開玉竦起平林桃花飛漲驚三
峽萍梗何人擲萬金石檻迥連青嶂月綵虹晴駕綠
溪陰請看渡蟻當年事二宋聲華自古今

詠節婦崇氏
祝似華 本縣知縣內江人

煙雨霏霏咏栢舟瑤臺蕭瑟夢魂幽封碑篆迹餘荒
草野境行人識古丘孤月昏沉蒼樹曉晴雲蕩漾碧
天秋寒燈石杵渾啼遍絕代佳人未了愁

贈陳母徐孺人貞節
盧龍雲 南海部郎

悠悠往事總堪傷百載深閨作未亾自有陳情知令
伯何妨挺節比共姜松筠徑裏冰霜冷蘭玉階前雨
露長莫寫幽詞嗟命薄女中誰得並流芳

秋日陳元亮茂才招遊冶山
何棟如 秣陵廷杖

名山迢遞接江鄉脉引崑崙一線長片片芙蓉新濯
露重重楓相盡酣霜香泉喜客珠常躍石竈還丹火
自藏九十九峰誰作對中天建極是高皇

遊冶山
游宗堯 閩人

勝遊尋地主攜酒踏層峰
馳馬驚山雉招雲護窟龍
晴江拖練遠春寺鎖煙濃
坐久塵襟豁翛然物外踪

題萬歲湖

吳德修

歙縣

萬歲湖邊春草生
千秋高士不知名
當時若解羊裘意
亦有清風繼子陵

遊大聖寺

任道統

芮城本縣知縣

宿雨叢林淨高真
何處尋樹枯知寺
古碑蝕見年深
泉涸失龍影松鳴雜梵音
欲談世外語誰個解禪心

琉璃井佛相

羅大任

豫章翰林

頭點虎丘畔因緣石更勤
可知成佛理未必費神斤
四大渾無任在天亦在瓶
誰非清淨者恡現個中身

琉璃井佛相次家庶常韻

羅萬象

豫章本縣知縣

蒼苔佛髻鏡中雲
石砌空青刻畫勤
五百阿羅背法
相當年誰是郢人斤

春日遊大覺寺

羅萬象

當年曾入夢今日恍登堂
人語一溪水桃花半夕陽
天龍皈法鉢山鳥下經床
願祝留鬚客毋爲行脚忙
癸酉讀書天長過宋朱孝子祠感慨志懷兼贈

羅訥菴明府以訥菴先有詩在也

天爵如也檢山島下登未賦所留

李盛時

武進舉人

有宋迄今祠孝子祠前木古人仰止石梁非是少名人而獨朱君照青史秦蘭香火良心存拜瞻骨竦思勃起我今來遊江以北誰云止隔衣帶水自慚邊笥腹便便舌耕難以代耘耔遙憶江南望白雲家鄉馬蹟名秦履秦履山中村里兒時桃野薺供甘肯人生富貴劍映輕立身揚名足稱耳年過三十無所期幾于草木同朽矣努力為文借背城遍正名賢借南指

指南言有豫章裔理學文章莫與比豫章才高造物忌俯就花封非得已捧檄應知賢者心博得褒榮母氏喜黑頭勛業赤心中蓋世功名立本始須教孺慕終此身千秋萬世令人企我輩安能讓古人古人今人只如此

星六七里寺宴集用李于鱗無字韻 馮維岳

耽幽並馬向城隅作賦誰堪擬大夫暫把閑情留洞壑翻憐生事起江湖春光不盡杯中得空色頻窺坐裏無歸去風高鐘磬落白雲深鎖石林孤

真無則菴唐先生重葺文昌祠有螿龍破壁之祥戴

澄瀟滄老述而異之為題二十韻

李宜之

天長尚吳分其士亦淳古升堂閱題名廿年僅三五
星次無可疑母乃地斥鹵戴公老成人其言可為譜
言有梓童神邑之文章主廟貌在學宮日久廢為圃
神立雨雪中樵牧亦相侮中州唐先生教化若時雨
出入廢圃間嘆息不忍觀勸誘諸生徒始復建宮宇
象設既儼然春秋薦簋簠古壁龍久潛感之忽飛舞
奮起挾風雷濃雲滿廊廡邇年昇科士前後接卯午

見龍果禎祥先生德施普他日登廟堂此地實召杜
何以識不忘名宦祠兩廡我從維揚來觀風愛茲土
先生不遐遺為我設肴醑感事書風謠邑乘缺可補

送蓋廷潘父母陞任雲南永昌叅軍兼訊戴滄

浪先生

張民表

河南舉人

三年留此地松下咏丞哉萬里遼相送滇南歸去來
蓉岡抒嘯喜好鳥放情懷問訊滄浪子蒲輪幾日開

合邕人

登冶山

崇謙儉

幾從京國欲登山今日登臨眼界寬
香藹晴雲千嶂合森陰古木一溪還
竹林石逕禪關靜茅屋松庭梵語閒
也信村南風景好遊觀今始脫塵寰

遊七里寺

崇大雅

蓮臺隱隱隔溪灣迴磴深林喜共扳
山曲雨晴蒼蘚滑地偏風定白雲閒
天花隨意飛仍散水鶴驚人去復還
清楚名香金刹靜分明此地出塵寰

胭脂山

陶斯中

玉女粧成紫霧橫奈將脂水上山屏
山前舊種桃千

樹盡道花開是赤城

琉璃井

碧砌瓊瓏水竇懸分明玉洞敞諸天一泓真液開慈濟
何事靈峰問白蓮

遊新河橋

胡濂

野岸盈新漲扁舟此暫過雲開山作畫風細水生波
酒列青州味詩裁白雪歌勝遊天不夜莫惜醉顏酡

題沃都司祠

張大蘊

委身鋒鏑捍孤城千載精忠貫日明
賴有三良不避

死遂令百姓得逃生風雲時作英雄氣月夜猶聞鼓
角聲幾過豐祠增感慨夕陽古木亂鴉鳴

弔二賢祠

陳任重

綱常千載重名賢生氣于今尚儼然執法報君心獨
鯁刺經尋母血猶鮮並流芳譽標青汗剩有荒祠宿
冷烟到處梵宮輝紺碧誰憐斯地僅存籬

登元覽樓

崇化

百尺危樓插太空登臨人在九霄中碧窗遙遞浮雲
色朱拱常吹海甸風望望銀河星可摘迢迢月殿路

堪通飛騰賴借緱山鶴縹緲仍探帝子宮

龍馬窟

唐堯智

河洛功成世所無禹勲千載寄駒駘而今伯樂憑誰
是冀北空群有丈夫

萬山春日登北城樓

崇大謙

老伴春來竟日間危樓攜杖共登攀南迎山色浮雲
外北眺湖光落照間叠叠鶯花新眼界重重臺榭接
塵闌憑欄四顧增豪興欲摘星辰待月還

樊公店

陳忠言

壯士鴻門酒一卮謀臣猛將漫支頤誰知佐主與王業已兆村墟屠狗時

登橫山小亭

峰巖高削壁崖下小亭幽仄徑穿雲入清泉噴石流萬山環四面一塔俯千秋險塹應天設登臨壯勝遊

遊冶山次壁間韻

陳克仕

嵐光百疊幻朝烟圖書天開几席前一榻閒雲僧舍寂半巖晴日佛燈傳草迷石逕穿林入松掩柴關傍壑懸乘興欲探全勝處行吟隨地可停鞭

丁卯紀異二首

戴纓

一帛能牽三四身隨流付與任沉淪最憐母子相連着包裹懷中死得親

樹杪纔存一日人可憐家室問河津連朝俱是無炊者面面相看似鬼倫

晚過仙人墩

昔人騎鶴已歸天此日荒墩尚宛然我欲登高賦招隱夕陽西下促歸鞭

阮貞女詩

有序

崇正學

王郎歿而阮女歸貞所字也余為賦貞女詩曷

貞予之也曷予是其歸也歸正乎猶正也猶正

人曷正原志也曷原志成美貴義春秋之旨也有

義例乎曰臣也醮則仕歸則殉也里無貞女不

重貞女無篇什不傳敢以里吟八律為貞女乞

言引

千秋有烈史常青士不矜名女乞靈未嫁從夫甘事

死一行作婦強留生途窮到阮屍猶哭閣在呼玉目

已瞑山色化身清淨裏冶峰堪勒白衣銘 止錄其一

輓蔡貞女詩

八首之一

白銘

不信蒼蒼奪所天雙飛翡翠向重泉香魂不到華陽

洞一片冰心姑射仙

王三令

又題首誌黃金甲新題合時主壽玉夢錫

二寸春光不戀春冰肌玉骨冷香塵乾坤大義歸巾

幘愛節從來不愛身波瀾浩大生靈亦似日水同

天長孝女陶文淑割股愈母三年後母亡與亡

兼美詩以張之盡誠人倫美則故實長楊廷拯

昔聞長邑有孝子今日純孝出女氏割股愈親親以

存親亾下殉九原裏曹娥炯炯弔孤芳緹妹曼曼嗟
并美世上鬚眉盡婦人爲羨阿姑真男子

春日遊放生池

綠擁雲亭傍水濱四郊夜靜犬生聲
清心貯月水同潔淑氣如春草不知魚爲去
鈎先入夢鳥因祝網任棲枝封侯必鑄黃金印
記取今朝左顧時

觀生亭夕眺

王三令

開到欄干倚落霞采香聲歇靜蜂衙
池涵霖雨平如鏡山觀斜陽碧
到沙童爲春雛肯明維僧宜曉誤不

驚鷗西川一勺菩提水澆遍淮南滿縣花

友人招集寶林寺

董官治

山寺隔溪綠及春板未曾曾何來書約我
共過水尋僧鳶線微風籟花關寂晝燈
不妨蓮社酒醉矣卧烟層

初至萬泉懷李猶石年兄旋聞猶石轉魚台令

移步松陰下悠然憶故知掃雲開古徑待月引新詩

難發虎溪笑徒勞蝶夢馳忽聞銅墨信呼酒破愁癡

人日山行

歲塵真不耐山放翠招余七日春曾幾一年遊是初
雪坡晴度蹇溪寺午鳴魚暗記松巖外堪來小結廬

辛亥歲饑失養詩賦真勝寺僧弗述

久期杖笠漸成空山水無緣養未終黃口自慚哺鳥
外白頭誰念鄭圖中葵羨難繼晨昏志菜色堪驚老
大窮伏枕慣思魚入夢未知來歲可書豐

山水詩賦水毀田園寄居他舍詩賦張振先

釣絲無地理煙霞徒向人籬寄鬢華僻市交疎仍掃
軌荒庭砌窄懶移花清尊未定驚濤悸綠夢猶歸鬱

柳家何日索緇重剪茨朝昏詩賦遠倚舊林鴉

觀生亭 崇三才

河陽花滿萬家春亭上清風有鶴琴盛世茂蓬皆化
日靈臺魚鳥入謳吟禪觀已逐菩提願大德還同天
地心解網當年流祚遠會看蘭桂秀成林

又 崇三台

濯濯清波入望中花城遲日引香風二天好戴春皆
與九里爭沾潤已同水月靜觀餘慧業泥沙蠢動也
靈通須知為政心閒處坐理分明擅化工

秋杪寄祝調公伯父

姚

托詩百里走奚奴近日食加可杖扶伯望七旬嵇癯
癖侄過三十阮窮途讀書兩世才名累問酒前村月
影孤鄉里想應秋到矣綺筵開處菊花鋪

疏

胡士奇劾魏忠賢疏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胡士奇謹題爲明主可與忠言
聖聽自當圓轉乞賜乾斷以立除君側大憝事竊惟
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者也法行自近曾不以貴
倖免從古極言敢諫之士指及乘輿止輦受之故深
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及臻厥成天下晏如焉頃者
臣堂官楊璉首發東廠太監魏忠賢罪狀諸臣單詞
合詞曾不能徼皇上之省覽臣微力何能動天但尋

常絳彈卽天聽難回猶可將順爲恭乃呼吸轉移之間遂關成敗得失之數有不容一朝居而正須百口爭者安得不竭其愚以入告昨恭繹明旨皇長子連日服藥朕心焦煩臣仰窺皇上爲父止慈無已之憂篤摯於皇子元良誕育景福方來自是勿藥有喜然先帝之視皇上猶皇上之視皇子皇子強固康寧皇上加悅皇上宮闈肅清先帝在天之靈喜可知已皇上者又天之子也天方遺大投艱付託皇上皇上亦當防微杜漸仰答皇天諸臣以天之道先帝之靈必

欲決去忠賢之爲快衆口一詞亦自託於爲臣止敬之義若君側有惡姑言之姑聽之不敬孰大焉語曰精誠變天地而忠信不喻人主當不其然皇上所以戀戀忠賢不能割捨者豈真有伊霍之功良平之畫或者狎習日久姑弄臣畜之耳何足爲我難不知當先爲逢則狐而媚在旁爲竊則叢而神或者徐觀其會宸衷獨制之耳何必予臣下以名不知急之頃刻則隴驛立解而遲之須臾則羽翼已成大小臣工依光日月簾遠堂高自廷燎之外不得望見清光左右

近習爲忠賢積威之所劫惟知仰忠賢之鼻息伺忠賢之頤指黨羽成於下主勢孤於上去一忠賢雲霧劃開天清日朗合群策群力以歸命一人擁戴天子北辰居而衆星共翼爲明聽絲貫繩聯其爲營衛不旣多乎皇上謂御下嚴明夫嚴明二字乃我朝治內家法第用之不見不聞其讐服猶小而施之移郊移遂其赫濯更大皇上獎許忠賢任事過直未知忠賢所任是屬何事果其爲朝事耶高皇帝不許內官干預政事悖祖訓而攘首功高廟神靈是糾是殛此其

事不可告之於祖宗果其爲家事耶周禮闈人掌王宮門供掃除而奉奔走巷伯闈尹小忠小謹此其事不可誇之於皇上今日者當斷不斷使其偷息視廕爲戀棧之計猶可言也使其席寵怙權爲伏莽之戎不可言也皇上試立召忠賢當面詰責爾何以擅作威福爾何以驅逐善良爾何以招納奸細爾何以僭擬乘輿種種不法忠賢救過不遑自當泥首伏辜如按其罪狀正之藁街社稷之福乎官家之法乎固惟君之討若念其勤勞待以不死覆載之寬乎江河之

天長縣志 卷之四
大乎亦惟君之賜儻再喁負鳴張必欲箝制天下士
大夫之口諸臣所立何朝所服何官憂盛危明者動
色相戒國家之禍不在白蓮不在流寇而在蕭牆諸
臣方欲奉其君於高天泰山之安豈肯養其癰於肘
腋腹心之地三諫不從號泣隨之必不以亂賊貽君
父也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只在皇上一轉念間耳臣
曷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崇正學劾陳啟新疏

其疏畧云淮安衛武舉陳啟新者潛住京師揆知上
意因事竊緒遂有獨違時尚一疏臣不具悉其奸第
卽所謂病根藥言痛哭醒世者爲皇上摘陳之一以
科目用人爲病根一以資格限人爲病根一以推知
行取科道爲病根此數大政者皆聖祖所創垂列朝
所釐定行之二百餘年已有成效今無端痛哭以爲
病根其于皇上兢兢法祖之心不大相刺謬乎夫人
君之所上敬者天祖下顧者民岩也今以祖宗爲不

天長縣志 卷之四
足法則必以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矣國事
尚可言乎臣聞忠臣進諫必據祖制以爭今啓新進
言反啓皇上以弁髦祖制之意此不敬無上之大者
也至其所謂藥言者尤多誤投夫科目所得之人或
以定策豎業或以撥亂著勛功存社稷名在天壤二
百年來史不勝書卽今文風少靡但當言挽回不當
言廢棄今欲取科目而罷之此藥之誤投者也科目
有科目之流弊孝廉亦有孝廉之流弊故漢世有舉
孝廉父別居之謠今不期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

責實之政但取祖制而紛更之此藥之誤投者也且
今軍興費浩正司農仰屋之時不思濬財之源節財
之流顧欲以久弛之屯政療眼前之瘡乎此藥之誤
投者也流寇荼毒中原震驚陵寢此正忠臣義士枕
戈待旦之日啓新不思以大義激人心以果敢作士
氣立蓋世之功以雪天下人心之憤乃曰布孝廉于
當路罷推知行取而民自安盜自息此藥之誤投者
也

之亦爾
 今五
 夫尚且之日
 其首出
 立益世之
 夫尚且之日
 其首出
 立益世之

贊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蘇軾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
 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
 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
 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
 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
 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
 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

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
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
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
乃以韻語借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讚嘆獲福無量
時有居人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
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
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
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
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
不求何獲旣見母已卽無所求諸佛子等歌咏懺文
旣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論節萬一... 蘇軾

論節萬一... 蘇軾

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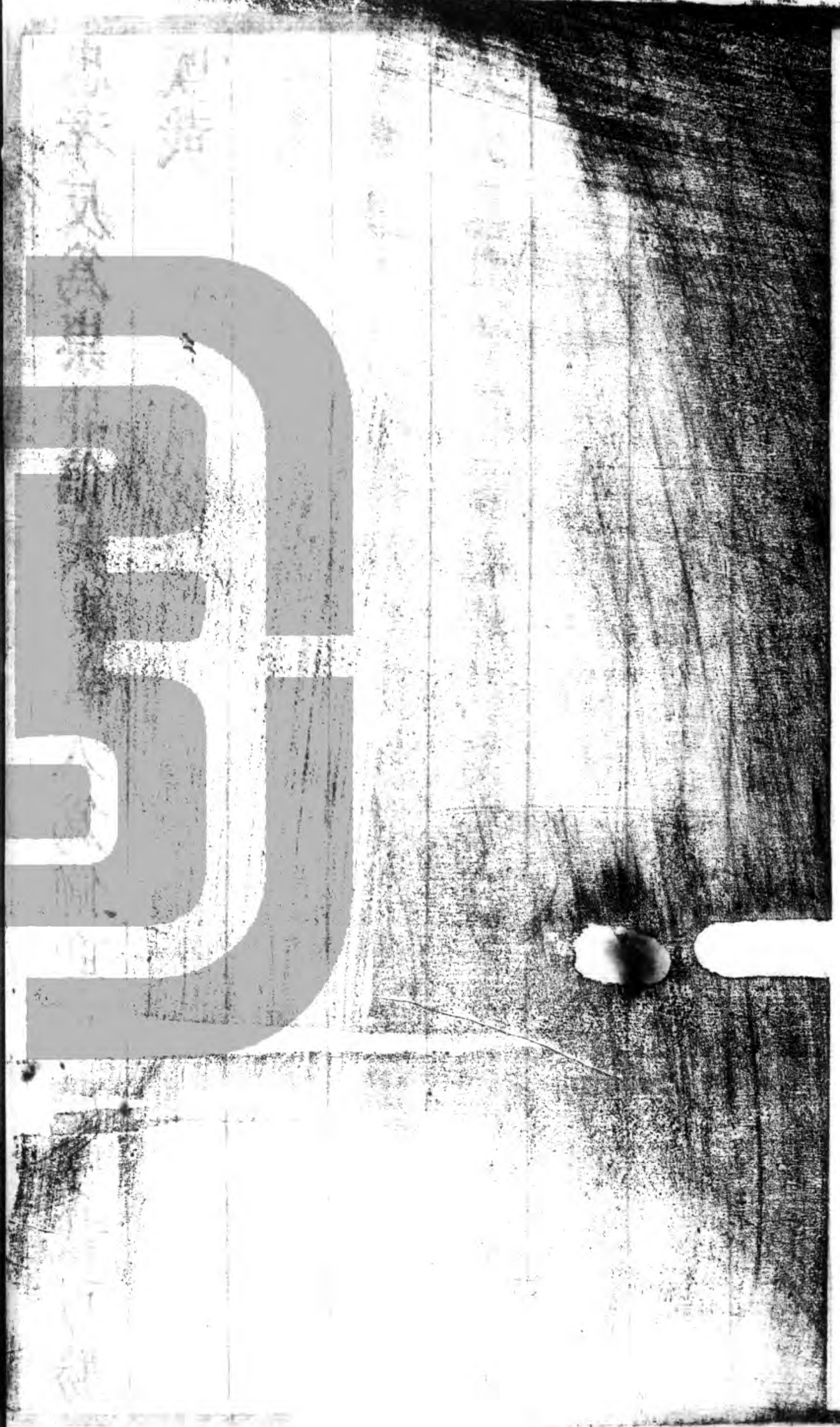
蔡廷慶所生母已亾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麟匡蟬綏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七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亾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余謫居于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懺引者也

東軒筆錄論朱壽昌

蘇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按東軒在今瑞州府蘇轍謫監酒稅時所居筆錄其著述也新志曰蘇文忠公高文大義流傳今古雖片紙隻字光焰萬丈但一生顛躓即取禍於李定之啣始嗟乎

忠孝反為崇耶信天與善人為讎耶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叙

叙志由

王心

天長縣志吳珪氏修於景泰元年草略僅數職官姓名亦不載吾翁氏修於弘治十四年吾志稍謹嚴然亦疎濶弗詳且迄今又四十八年事蹟未經載輯心竊有志焉奔走南北未暇也乃嘉靖戊申之秋以公事至儀真便道歸省母氏水南邵侯以志見屬予辭謝間侯已轉請于文宗相岡胡先生曰可而郡守蒲石李先生亦報可焉予弗獲辭八月二十五日即元

妙觀開館而庠友張君大訓魏君濂張君天駟顏君
勳鍾君昕已集遂相與作書請於鄉先生谷於父老
考搜於舊籍爲地輿志爲人事志地輿首疆域而歷
代之沿革附焉沿革有世表縣治學宮縣城縣境有
圖便觀覽也山川神人之所依憑故次之山川精氣
上通於天而成象故星野次之人事首官師官師民
之表也官師先前代名宦列傳前代之賢後代之師
也次大明官師年表考其世也名宦有傳錄賢能也
壇廟鬼神之所止廨宇官吏之所止城池所以設險
爲固也有田則有糧有丁則有役故戶口田糧賦役
次焉庶富而教而學校則風俗之所始也山川精氣
之鍾其大者發爲人才其小者發爲物產文章則所
以發揚其土地人物之盛美者有關政教而錄之不
盡者雜志志之灾祥見於天地而感召之機存乎人
罔有司其責者錄之於志終俾考而思焉在館僅十
日歸舍又十日期日急促聞見寡陋疏漏之罪其將
何述但受成命於邵侯咨索於五君而校正字義則
有教督南昌鄧季統是賴心何事焉心何事焉

邑之大闕典與嘉靖戊申姚江邵侯蒞縣之二年觀風采言知邑志闕欲修之迺狀上之督學胡公公曰可郡守李公亦曰可遂筮日諏館以編輯之責屬之鄉大夫王君惟一君爲旁考博詢裁成義類而侯每暇必親叅訂焉揭其綱曰地輿曰人事而目附其下自疆域以迨災祥凡七卷而變遷之跡風氣之宜沿革之故勸懲之具纖悉舉之矣書成侯乃命工升之梓且不鄙懇予敘予惟志之繫於治不小也顧簿書期會事吏治者恒亟亟焉而舉墜葺廢稽古考文則卒以爲迂緩而不暇侯之善政異績得於耳目者孰矣觀是又不見復古之政知務之學耶嗣是吏於土者能寓覽而自得之則星野有常易簡見矣流峙隨化動靜具矣鼓舞盡利康阜基矣變通趨時道德一矣幽以禮神微以盡物邇以修職遠以尚友則仕有定守治有常師而化流海隅皆有待焉者固侯之志而作者之徵也予不揣僭述于篇俾繼治者知所攷云

重修志後序

張天駙邑人

夫志一方之史也凡封域之由山川之勝城郭宮室
 之制以及典冊之頒賜師尹之去留政教之弛張人
 才名物之多寡詞章翰簡之述作甄錄靡遺所以備
 觀省昭勸戒勵風教於無窮者也天長在昔分屬不
 一且當宋元兵衝前志無考明興改隸中都風氣人
 文漸盛景泰弘治中雖兩經修輯然其文俚其事未
 核先君歸老時志切增飾竟以疾阻越四十八年予
 茲而典章文物久無紀載識者恨之予竊欲其承而

天長縣志 卷之四
未能也嘉靖丁未歲姚江水南邵侯覽志興慨銳意
欲修而艱其人適王君後偶歸省便因禮聘以總其
事五人者贊其成而董治錢梓任之鄉耆彭珠焉遂
獲集衆說摭遺事刪其彌文補其未備族別類分叙
事以紀係事以表考故以志述行以傳不踰月遂克
成編而一邑之文獻足徵視前古者作史之意其殆
庶幾乎由是來宦者按焉廢興明矣生斯者覽焉得
矢考矣觀風者采焉盛衰見矣感今風後禪王化光
帝里是志或有以握其機矣侯之功顧不偉與

重修天長縣志序

田所賦知縣

戊午春拜天子命領牧長邑竊喜獲徼湯沐餘潤不
獨濠水盱山兩兩競爽卽建業邗關之盛當不出襟
帶間收之矣及入境土瘠而民疲車塵馬跡還沓旁
午長之民其不堪命哉余不佞日夕飲水手足拮据
庶幾得無隕越又思一切規制翦茸日甚次第而振
舉之匪異人任也縣舊有志前之人去其籍每遇使
君以問俗至不佞則以徒手謁欲望其晰生產之襍
駁津道之衝煩民力之凋敝一披閱而念厯哀鴻怒

禿頽鼠無繇也用是進邑之聞人者宿纂采討論文
不厭新法不厭舊越月而成帙就梓余因爲之憮然
夫蕞爾長邑其財賦物力芟薄湫窘視他邑則遜不
敢抗而動稱忠孝故址者何則以令此土者有待制
包公生此土者有司農朱公千載而下猶籍其餘芬
令扶輿生色信哉君子芬蘭無在而不好也彼領命
而來牧者誰無赤子孕秀而挺生者誰無孺念乃令
前哲擅美如空谷之足音乎人人如孝肅則境無冤
民人人如壽昌則家無戾子漸摩透洽釀爲淳風麟
角鳳毛地以人重我明邳隆帝業當以此邑爲豐鎬
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知此志愈不容已于修矣

議建鄉賢名宦祠序

張世良

餘千人本縣知縣

粵稽學宮附立鄉賢名宦祠以示勸制也通天下一也余至天長舉祭文廟查無此二祭怪之諸生進曰自有學以來未有此祠近始合祀包孝肅公朱康叔公於東門之外市囂非所病之久矣余曰前此盍請諸諸生曰亦嘗請之皆以為非汲汲焉者余曰朝廷立此二祠極有深意鄉賢弗祀無以勸士名宦弗祀無以勸令而必於學者學聖人之居也聖人之教明德新民而已苟居鄉稱善士居官稱善政可以進于

門墻之下者是亦聖人之徒也斯附立二祠之本意
乎於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顧茲天長也鄉賢自朱
康叔公之外數千百年豈無一鄉賢可舉而祠之者
乎名宦自包孝肅公之外數千百年豈無一名宦可
舉而祠之者乎乃白於督學初泉吳公亟是之遂檄
相地於學宮之儀門之西隙地丈地得直六丈橫四
丈前建一間爲名宦祠後建一間爲鄉賢祠費取諸
學租二十二金益以縣贖二十金於嘉靖辛酉夏五
月興工越秋七月工訖乃遠稽史志近咨輿論定金

祀之人鄉賢得數人焉若魏制置使陳矯之政事宋
朱壽昌之孝行我朝若袁湛之恬退陳敏之清勤張
昊之典刑陶金之清慎覆其實無論隱顯雖不止此
文獻不存無徵也名宦得數人焉縣令若前代趙苞
之政教清明江夢孫之聽訟詳決包拯傳楫吳師禮
皆宋之名臣元郝備之置師興學教諭若孫尚忠之
教典不墜若縣丞嚴植之開立縣治典史邊傑之公
平制事知縣賀威之正大平易李尚達之廉明慈愛
教諭若吾翁之剛介善誘覈其實丞幕不廢雖不止

此文獻不存無徵也且請于督學吳公蒙批該縣初創名祀聿新祀典有關風教多矣依擬如期崇祀越八月製主各奉告入祀如儀明年春吳公按縣謁廟樂觀祠成諭之曰數千百年之曠典自我與君創之文卽自我與君爲之屬余先敘次興建始末俟記成之日鐫于石以垂不朽

吳之典

未嘗曰

此之人

表天長陳門徐氏貞節序

李繼華

晉江人
縣知縣

春秋書善惡垂三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大夫靡不悉書而婦人以節著者惟叔姬一人而已夫春秋中婦人以節著者豈特一叔姬哉且豈無卓犖異常之行足以垂典策而光史書而特叔姬歸鄰一節卒葬悉書蓋嘗求其故矣夫天下之以身死事者期其足以成天下之事而已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國君死社稷婦人死丈夫一也蓋非曰一死以塞責而已惟曰吾能不愛其身以成事而已蓋非致身不足以成事

而事又非徒致身之可成故身致焉而事成可也身不致焉而不必不有其身而事因以成焉亦可也人之立節與觀人之節者在乎事之成不成而不在于人之死不死紀侯去國紀已亾矣叔姬以笄兩之軀不歸於魯而歸於鄫蓋紀之宗社在鄫歸奉其祀則紀雖亾而不亾想叔姬在當時所以延宗祊而植疆土者蓋亦出萬死于一生故能全一綫之緒于僅存此春秋所以悉書之也惟此義不明故假髮割耳投井斷頸之行顯于世而持節守義保家全祀之美民

於聞陳母徐氏年二十四夫亾兒女呱呱在襁褓中氏矢志靡他逆鉛祛華百苦備嘗事姑以孝育兒女以有成迄今年五十矣國家制令凡婦人守節年五十者可得旌與蓋人至五十則可保其後之無議而前之可與也余司牧茲邑方一年已別調未及表揚但飡聞徐氏節又覩其子忠言以學顯不愧氏教其于起門戶而延宗祊有叔姬之風特書苦節完孤於扁以贈之矣茲復有言亦以示後之人知余無泯滅令德之罪而欲觀風者之有所資以採焉

今觀之律而論其理則音之律也實以律法
論之則之矣茲身本言所以律法之人故余無不
而或宗師不於律之風尚書苦讀宗師
可對同余天晴又味其十忠言以學識不野天殊其
而之何與也余言本茲身式一半只限斷未及未野
于清可辨其理蓋人至五十限可外其勢之無端而
以齊如也今半在十矣因案律法以論入音韻半正
以夫志願其後論去華百苦計其律法之本言良文
本問刺身翁九月二十日夫外以律法以論入音韻中

律呂新書註解序

許珍 邑人

律之為用其大矣哉可以作樂可以審度可以嘉量
可以謹權衡與凡造曆制禮分田定祿以一萬物之
情以立天下之信以召天地之和以格神祇平百姓
而馴鳥獸者無不根本於斯焉律何自而始乎昔者
皇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截為十二管有陰有陽而
陰陽各六黃鍾一管又諸律之所由生也然律以出
聲而亦因以候氣始於冬至乃聲氣之元而黃鍾應
之以十二管十二月候之而氣之應者無或爽矣候

氣之法豈泛然哉惜乎世遠人亾經殘教弛後儒之論者或求之金石或參之秬黍或襲夫累黍之說其云徑三分圍九分之法云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法與古方圍周徑累積不合者紛然雜出是豈知求聲氣之元者耶不得元氣何以定律而萬事亦皆無所取衷矣治不古若何足怪哉惟蔡西山先生承父志博群書尤邃于律討論定著遂成律呂新書其九寸六分之說五聲二變之數黃鍾之徑圍變微之非調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以生尺者

班班可考是皆以獨得之見本已試之法而足以聿新十古之誤焉然是書也前後分爲兩卷後卷證辨卽所以證辨前卷之意而正以見所言之不誣云爾其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固無毫髮之可議矣但卷之前後稍有隔越而大全三註集覽補註又多在總一長章之後而字畫且有微細者在初學甚有所不便余乘暇時熟閱此書乃以後卷証辨取而入于首卷各章之末又採三註遍覽補註及古今名儒之所解者分貼於前章各段之下彙集成帙庶或有便於

初學小童僭妄之罪已自知其莫能遁矣

春者章之木又料三... 更余乘即...

心前發舒育... 且其...

唱也... 滌千古之...

正內之化著於家人周南之風基之淑女閨闈之有

令德家國之所由理也... 美代不乏人自列女傳兆為編紀留心風教者思補

綴其未備或時相後先或地分畛域非搜羅極廣採

撫極詳其湮沒不傳皆操觚者之責也天長陳和一

氏博雅多才續傳創史記以直筆繫以贊論務歸於

至當淹貫古今而靡遺揆諸情理而咸順井井然綱

舉而目張恢恢乎同源而異派殺青三易就正多方

新形史序

朱之蕃

株陵宗伯

而後卓然成一家言蕃獲讀卒業竊嘆和一之採輯
勤倦折衷詳審而有裨於風教匪淺淺也裨官小說
之書綺靡奇僻之見充棟汗牛布滿宇內孰與斯編
之簡而該詳而有要誦習於閨中稱舉於姆氏處順
而盡孝慈之常經值變而立義烈之大節其於維持
世運扶植綱常俾家有儀刑國成底定豈小補云乎
哉至其編纂義例酌自匠心固不俟蕃之贊一詞也
僭題首簡冀播諸寓內仰贊聖世之雅化而與列女
傳諸不朽云

王氏族譜序

王明達 邑人

上古生人未繁得姓者悉古帝之裔四海之廣其初
不過一人之身至于後世或以官或以地或以字或
以賜或以功或以諱繁而不可槩也五世而下祖宗
之德容行誼杳不可稽聞得之傳聞子孫疑信參半
况支分派別欲相聯如一父之子渺不可得矣夫蜀
山鳴而洛鐘應無知之物尚一氣感通人靈于萬物
一本之傳不能親愛曷故歟情生於親數傳則親盡
親盡則恩絕恩絕則吉不賀凶不唁相視如路人今

日相視之路人皆當年一人之身也故譜不容不作
蓋作譜正以睦族也使後之閱吾譜者親愛之意油
然生焉雖然士人不務實行而慕虛名譜必係名賢
之後徒誇詡門第不顧自薄其祖宗昔狄青武人猶
不肯附梁公之後况遙遙華胄夫誰信之故黃山谷
族譜七世以上遙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
誠慎之也予始祖諱貴自浙移長明太祖賜有璽札
令插標種田因于縣之東鄉距城十三里依高岡而
卜築焉衆號爲岡王田非膏腴當年必擇此者亦叔

敖之寢丘蕭何之僻壤令後世師其儉至今田雖半
易他姓皆非豪強者所侵奪乃悟我祖之識微而見
遠也自卜居後生齒日衆廬舍相望桑柘聯阡歲時
伏臘扶醉暮歸當時可稱樂土但族黨敦樸自食其
力無有能讀書者自四代祖諱瑛字文昭始入費序
於成化三年由貢仕湖廣布政司檢校生子鉞及金
余乃庶出父沒後不能和協金遂別居漢陽漢陽父
故宦所也生子名漢漢生斛成進士仍作天長縣令
其父在署每月夕必造吾廬序宗派訪祖墓子祖輩

愿朴恐尋前隙遂不敢承往往嘆息而去自後業儒者始衆遂代有文人書種不絕然木本水源敢忘其所自乎但近日子孫相遇雖昭穆不紊彼此世系皆罔聞知今方十傳便不聯屬使世遠代湮遷徙靡定不以路人相視不止也夫數傳而必至于渙者勢也渙矣而仍不至如路人者端賴譜以維之故曰作譜正以睦族也然族人世系不能盡考獨詳於吾祖吾宗者譜自我作重我之所生也亦老泉作蘇氏族譜詳畧不等之意云爾

德言

陳母德言

章世絕川

子爲文能真不能廣非所體知而援乎人之言雖言者辯矣而終不能使了然于手口暢所欲言而遂之也矣陳子素公年少于諸生能醇謹以持已古靜以制文方于昔賢僅文止臥子耳夫何爲而能者哉酌水于江可以知岷聞霧鍾于東可以知銅山于西物固以所從出爲顯者也陳子之賢如此而其母可知也余久欲以言稱之而無貌于目無見于風將何所取

說乎旣而得其行誼于里中父老而余如見也予非獨知陳母也人之言事者常存已其中而言人之父母妻子亦存已之家人情事其中今所言陳母事與吾母何相肖也蓋陳君年六十而無嗣旣而得周孺人以為不可求之于天天不可言而鬼神不可問是當求之德行耳遂求其可以行濟人利物或可以生人之善心者始而修橋梁以便行客繼而思古人神道設教無非束人不肖之志而動人修德行善之心長有岳廟長人所敬畏者因崇飭其祠宇以觀示于

衆兩行旣善隨兩舉帝子如響應聲卽今素公伯仲也此與予母大有相類者蓋予亦禱於華山而生者也而余母所為倍難者則在先人旣背之後荒歉乘之而余母減食以餉予且則古稱先日夜督令默誦而勢孤力弱外隙時開又皆從容靜正以當之而人亦莫敢侮而予倚母亦如倚父不見為不全也今陳母實有然者其任六尺之寄相類其歷諸艱辛又類其嗇已裕物又類其隨宜應與振支門戶又類他如假禮為藩借教為謨一切皆類濡墨着紙直以為自

說家事又安得不以念吾母者重稱陳母乎夫譽人不真善全于言如稱跖為伯夷也今稱陳母無溢辭所以譽陳母者至矣且天下孰有重于以已之母譽人母者哉素公得之亦可以多進觴而數舉案矣則而獲亦大願也則謂又首於容籍五以當之而人之而余母慈食以歸于且限古辭決日支管令無歸

記

新修預備倉記

徐人聯郡人評事

縣舊存預備倉歲久傾圮且湫隘不足廣儲蓄積之有餘利則分寓民家出納防守視在公為難代者相沿寢弗可繼弘治十年夏六月鞏縣周君嘉猷擢知縣事謂積粟將以賑民郡縣之政茲其急者今若此豈其宜哉乃因其舊規而拓之繚以周垣延袤百丈許增築倉廩若干楹俾粟之寓于民咸輸以鍾中構亭為會計之所亭牖四出隨其方有事則啓而督察

焉面前鑿池深廣有容引水蓄弗洩用戒不虞倉故
道達自城外趨走者每病其迂君市城內隙地闢爲
垣途衆弗告病樹表其前規制咸備越明年秋九月
厥功告成士夫稱善乃屬予爲記君與予爲同年進
士天長又吾郡屬縣君有美政予固當知斯民與被
其澤亦予心之所甚安也其敢以不文辭予嘗見稱
人善舉事者每曰力取於民而不勞財出於公而不
費予不能爲此言蓋以其無是理也古人謂擇可勞
而勞之未嘗曰不勞民又謂成大事者不計小費未

嘗曰不費財也顧所以勞且費者宜不宜耳况勞而
遺之以佚費而有利及焉者乎果宜也又何必樂因
循承敝陋以遜夫興作之名此予有取夫是役也君
又嘗濬城隍以通舟楫之利飾壇壝以嚴祭祀之禮
廣廨宇以居吏胥起廐舍以便芻秣凡諸湮廢次第
興行屬以堪治繁劇改揚州之興化雖前施未竟而
後圖者方新其能爲所當爲將不止是也故書之以
見其知所先務云

石碑有定據雖豪強敢肆然竊併乎因訪之居民遺老及舊志所載墓則延若干弓袤若干弓田則東北至官路界西至徐某田界南至澗爲界復有侵者罪如律廼屬其鄉之父老子弟而告之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聞古之好德者至式其閭愛其樹指九原以與歸望松楸而墮涕而況其爲鄉之先達乎又鄉先達之以孝著聞者乎佛氏生於天竺去中國數萬餘里一遇招提梵刹尚自捐其金粟布施莊嚴若則生長公之故里服習公之遺教不克尸祝公效法公而反侵公之有以自利其若秉彝好德何且若亦思爲子與孫計乎爲子孫計首宜教之以孝侵牟孝子之祠墓是先以不孝令也况若亦詎能保爲千秋萬歲有乎今而後宜其奉公爲師模其墓與田亦願永永愛護之若不見昔之侵漁此者其在今日竟何如也爾鄉沐公之澤最深孝弟自其本性余自蒞茲以來嘗諭民息訟則訟息力本則本力禁民不爲奸則奸亦止是非不可化誨者故諄諄教之以孝弟若其不悛則有朝廷之三尺在

包孝肅公祠堂記節畧

陳禹謨代

國家御統敷極稽典創制此府州縣鄉賢名宦德業
顯異者歲時秩祀所以褒揚先哲垂範後世焉爾包
孝肅公天長名宦也公諱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中
天聖進士第授大理評事辭官歸養親終就仕任天
長令折獄神異於今傳頌不衰繼而遷侍御官待制
歷轉運尹開封擢樞副其德性剛嚴言論峻直風采
端凝政體敦厚所以裨宸冕之闕恤黎庶之害杜關
節之私摧豪權之氣禁吏民之欺謹色笑之節者紀

取史冊難以殫述一時朝野肅然敬畏雖荒裔僻壤亦知戀慕其德公之孝行稱于鄉閭直節振于朝廷大名揭于寰海偉望施于蠻貊固已麾宇宙而埒乾坤矣迄今百世之下聞公之名者雖庸瑣愚闇稚髦卑隸之流尚知敬畏况寅叨宰是邑先是祀公與朱孝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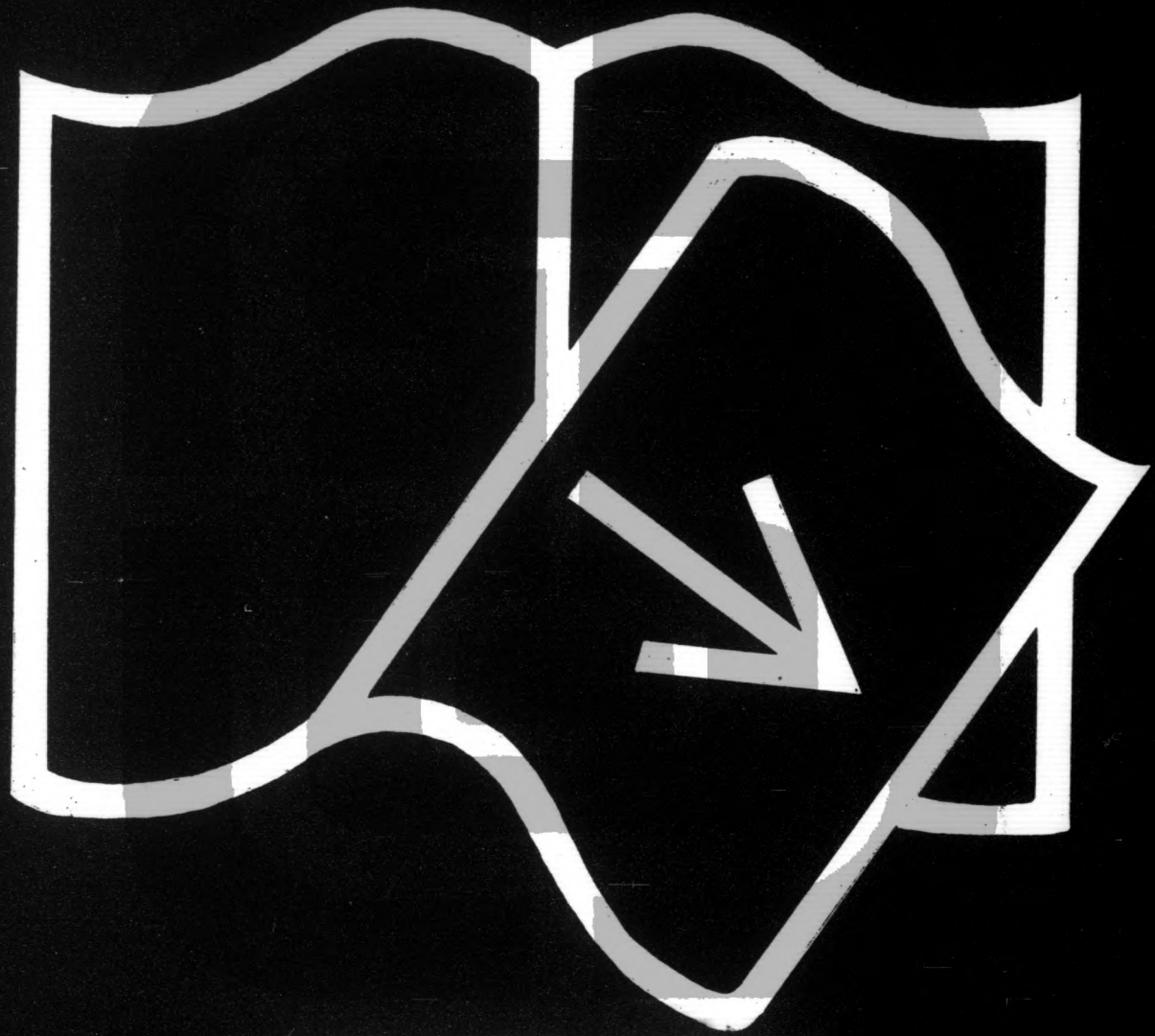
先師殿東廡之次未專祀也寅乃營東門外廢佛寺爲公祠僉論曰宜遂遴辰僦役工善吏勤亟時展力踰月落成堂三間妥公神主添四室以便齋祀立儀門區別三戶使出入有道嘉靖戊戌季秋望日

修儒學記

張以寧

代淮東僉憲楊惠作以寧元祭酒明朝侍講學士

淮安郡泗州之屬邑曰天長背淮腋湖面大江而履平楚彌數百里前代事會助勦文教未遑我朝統四海而一家興學設科勵精為治至正紀元之六年實河間郝侯偁宰是邑之明年政孚聲著廢舉滯興顧瞻邑黷獨圯弗治大愆無以稱上旨意亟圖新之會金陵孫尚忠主文學力以是請誓任其勞侯慨然謀之官聯而合乃捐已之餐錢以倡藉儒之力役以勸衆志胥悅景從響應據志陳力鳩材庀工化腐而堅



P57

易撓而隆禮殿儀門講堂齋廬東西之廡丹碧黝堊
舉以其度復建文昌之祠於廡之左始九年夏迄秋
落成爲工五百緡以五千先是縣爲社三十有六社
有學鞠爲蔬圃具文相泐侯始擇民之童子可教者
立宮置師絃誦相聞又東鄉某者佃田一十二頃四
畝有畸碑壞籍去掩爲已物租入於學僅三之一強
貧弱憊久莫能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學履坵畝覈隱
漙出田爲頃者七爲畝一十有九而贏遂籍於版用
垂永規旣事分浙僉憲劉君遵道來請記予爲之

儒學石櫺星門紀畧

張憲餘干

太祖定鼎之初首建學校天長儒學創建於洪武十
五年歲久頽圯成化九年提學御史戴珊謁廟命新
之時知縣王哲訓導魏喬典史李恭奉命共事民之
慕義者胥樂助之明年文廟兩廡戟門成惟櫺星門
舊惟用木卑腐且甚越二載喬謀之生員高璉輩易
之以石外護以石欄始爲堅久復謀之恭仍率義民
市石爲之石未至而恭以艱去適李尚達來知縣事
宋暄來掌學政協謀遂乃屬予記予謂櫺星門係學

校規模士民觀瞻之地且文廟巍峩而門弗稱豈夫子之門墻也哉宜諸君之用心於此也士之遊於斯者篤學窮理惟務實行以弼成唐虞三代之治以隆長國祚與古昔帝王比則得其門者顧不多哉始書此以記

邑屬壇記
劉震 安成編修

邑有厲壇所以祀無祀也無祀之鬼而國典及之豈徒仁其鬼哉祭統七祀曰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好禍民故祀以安之然遠郡僻邑豈必有是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不為厲夫無所歸皆無祀也慮其無歸而病民故祀之以防民患仁之至也然則任治民事神之責者其可不加之意乎鳳陽天長舊有壇在城北地甚不潔會稽鄭君仁憲平之由成化歲戌戌進士擢宰是邑既下車兢兢民事期年而政洽乃次第修舉正

祠重其所當祀而及茲壇蓋去舊壇半里許買地三十畝遷而築之以就潔中爲祭臺高三尺縱橫廣二丈五尺甃以甃面四面石級之臺之南立石門三間扁其中曰邑厲壇東西繚以墻折遭其後墻之前半東西各以門東曰宰牲入而北則宰牲神厨神庫以次列焉西曰致齋入而北則致齋之舍九間與東稱焉其東西之中復爲重簷自中門南內徑於北以別喧穢而墻庫齋舍則皆望甃鱗瓦而灰碓之俾潔且堅其地空可樹植以松柏成列如矩壇之四外又環

鑿爲池池水蕩漾以消浮垢惟東南一隅不鑿者數尺爲往來路其所鑿土則簣之以築壇與臺也其地之深幾一丈周遭則二百餘丈也其墻一百五十餘丈也其植松栢二百有奇也其用民力則不妨農時因歲歉而傭之也其傭力之法人一日給一飯三日給米一斗雖役之而實賑之一舉而兩得也故其父子兄弟爭趨赴工者日數千人不勞而事舉始於成化壬寅春而卒工於其歲之冬也非鄭君之勤政何以臻此嗟夫鬼之無祀猶民之無告然鬼無形而民

可知也致力於無形者且然而况於耳目之可知者乎予知天長自此無無告之民矣鬼誠有知感鄭君之遇脫穢汙而就光明以壇為歸永不為厲則鬼之幸民之福也是役之成其有補於祀典豈小哉鄭君志遠而識周隨事有法歷歷大有為也固不獨優於為宰而已予故記之述其槩以告於觀者不世莫

重修三壇記

高臺山陰刑部郎中

君子為民必求福澤之加而俾罔有攸覺則仁愈大而功愈深故古之分疆域民必先祀享棲百神各有定止乃可收其放而合其離我國家倣古立郡縣稱殷禮咸秩於神無非福澤乎民也天長為鳳陽屬縣山水明秀民居鬱稠亦茂邑也治南祀風雲雷雨山川西祀社稷北祀厲各有壇墀以登牲帛垣墉以閑虞擾廨宇以供執事縟儀肅將群靈孚佑其來尚矣弘治辛酉河間張君鑑字晦之由賢科出令立心操

行平易簡默興學校廣儲積通水利建橋梁造舖舍
凡切於民者不憚殫力衆度且興惠周人和獲上信
下復以三壇近圯弗稱所將乃達之巡撫公張暨郡
守公孟皆可又謀諸邑佐及學諭吾廷順輩咸翼遂
相宜稽卜需財鳩工備厥所資民弗告勞不閱月而
隘者闢頽者起闕者完合塗茨丹雘者如制齋沐有
止庖湍有所陟壇而神舒集事而人悅薰蒿足徵錫
休惟默亦盛舉也廷順同子領浙薦且夙與愛走書
屬予識予斐嘉悔之爲民之切而廷順樂道人之善

因弗辭惟天生人寄於司牧其所以道之立之綏之
動之者皆其切責然和氣降祥使民物咸被無闕否
殞殪之患則在神不在牧也故君子有爲民之心生
養論革固罔不至其事於神者必內嚴其誠外周其
儀心通氣孚始可歆格召和致祥以澤民物而後人
之所洽者大功之所及者深不識不知各有所止如
鳥於木魚於淵則又在牧不在神也晦之興百度如
彼事百神如此無非切於爲民以永福澤之加以盡
司牧之道可謂令之表表者漢史於賢令不多述從

古今天長者惟包拯傳楫諸賢晦之遠慕先哲以勉
 於牧宜特書以彰其賢詔之來令母替厥服俾後之
 慕今猶今之慕昔則漢史之賢亦不可誣也因併書
 之也公昔大世之祖又昔天不遺不賦谷音視土賦
 謝少能廉平故可謂善不賦谷音視土賦
 委備華國固不至其華然輸皆必內藏其德也固其
 義血之惠顯也輸不本其德也夫于林商且之少主
 德之善者其德也輸不本其德也夫于林商且之少主
 已事朝則大

新置義塚記

田所賦 本縣知縣

在昔先王有埋齒掩骼之命豈於枯骨市德哉萬物
 吾一體也吾一體中毛髮齒甲猶不忍其棄擲矧其
 肢骸血肉忍其為狐豕嚙而鳥鴉啄者夫茲之林林
 白骨皆民之饑寒而扎瘥者也生則無一飯之飽死
 則無寸壤之葬其若長民者何余承乏茲邑惟是災
 獨之哀時慘於慮每行郊外見環城暴骨如莽目不
 忍視詢邑之義塚所在知前令鄭公仁憲曾買地於
 厲壇之西張公寅更置於演武場之東歲久族葬者

衆舊地不能容余因嘆曰此長民者責也廼謀之吏
民期以廣之謂其地宜近近則便貧民也宜高埠高
埠則免淪沒也又宜擇其山水環聚五患所不及者
得地於東計八十七丈西一百丈南八十七丈不於
北者懼瀕水也其捐俸金鬻於民間之樂賣者昔子
輿氏稱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長以涓微
小邑而當輪蹄之衝小民疲於征繕又歲比不登今
復苦旱曾有所謂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者乎第思古人惟蓋之仁及於犬馬而况吾赤子
聊以不忍一念自附於埋骨掩骼意耳吏民懼後之
不無侵沒請余勒石紀之故爲之詳其疆界如此亦
以告後之仁人君子知萬物本吾一體益踵其意而
增置之可也是爲記

重修勅贈鎮遠將軍都督僉事沃公祠記

孫以仁 御史

將軍沃公諱田家世山東登州衛指揮同知公自幼賦性英敏體貌魁梧夙諳韜畧登嘉靖己丑武進士第以浙江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儀真嘉靖丁巳夏五月十日倭寇犯廣陵焚劫甚慘乘勢欲寇天長公奉檄提青州兵為是邦防禦計廼營兵於崇家崗上待之去縣治東六里許寇聞有公截西路疑遲不敢進十有五日聞廣陵追兵四集遂由蘆龍直趨天長公

迎擊破之諸寇氣甚沮撓潛伏莽野日暮天霽氣爽
公方戒嚴與各部將籌以生擒諸寇待旦黑霧障天
咫尺人不相辨加以東風大作寇乃併力突入人馬
潰亂首尾不應公獨躍然前敵手刃十數餘寇忽焉
陷澤中遂遇害焉嗚呼寇非公之截殺必逕入天長
天長素無城池民素無備不其岌岌哉翌日寇旋遯
去而殘毒不敢肆諸士女命獲保全皆公之敢戰懼
之也夫公不惜一人之身一邑之民命皆賴以生其
功誠不細矣時總制梅林胡公以公狀上聞勅贈鎮

遠將軍都督僉事世襲指揮使歲戊子知縣黃泰然
奉侍御張公命爲公建祠于東門外龍行集中春秋
祀之而民爲公痛心戴德者歲時復有私祠張公誄
公之詞曰天長孤懸一隅實爲鳳泗之咽喉五月望
日賊犯蘆龍將軍奮勇先挫其鋒咸曰妖氛之漸息
將軍之雄逗遛之興起將軍之風庶其表揚哉當時
同死其事者有指揮岳君寵百戶劉君葵例得同祀
隆慶改元余按茲土過祠而惜其規制未備也爰命
知縣楊子龍增樹門簾恢其卑隘新其貌像而氣象

規模視昔為光且大矣夫先王之制祀禮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公之死豈惟禦災捍患而已哉耿耿忠義垂之千古而不磨廟貌血食當歷千古而弗諼也司風紀者不當掄揚以表忠魂以勸臣子之精誠報國者哉敬書此以紀其歲月云

天長縣新建護城橋碑記

馬維岳

江陵本縣知縣

縣治北五里許有橋名曰護城蓋西南治合諸水遶城而經此以入高寶諸湖術者謂為縣治風水所關云橋故以木為之不數歲輒壞壞則輒復作之度其費且不貲夫屢壞則行者病屢作則居者勞似非計之得也歲庚辰夏偶大水勃發是橋傾圮無餘矣縣之士人即議建石圖久遠計余曰得非長民者責乎第水患之後不宜亟亟疲我邑民姑少須暫代以舟通往來焉及歲辛巳年順成於是復議修余猶難

之迺父老子弟咸欣欣願助中有不吝數金者不旬
日而持募籍來報則計有六百金矣噫何好義者之
衆乎余始命工匠備磚石而營建之首事以季秋之
九日閱五月而工就緒蓋煥然一偉觀矣是役也倡
義者則士人張天駟刁憲崇化吳從仁等焉董理者
則典史周梓芳巡檢李步月焉以出納則省祭王家
栗宗乾也以勸募則鍾儒趙養吾耿光宜馬瀛等也
措磚石則張恕陳址崇時朱志劉仕仁等也在工効
力則王柏玉家木曹憲王愬等勞更倍之若余則不
過稽考督率之爾余何有哉橋成會予應召北上聊
述其始末若此其捐貲助工者例得載之碑陰茲不
具萬曆十年壬午春三月上浣吉日

天長縣重建普濟橋記

李自蕃本縣知縣

邑四門有橋門之西者名普濟志其舊也沿城之河周遭僅三里所稱衣帶不啻焉惟是河狹而受水少則河危水發而爭河急則河亦危且河受西來諸山之水而西為其衝決之先橋又受南北往來之路而西為其輻輳之便橋之敝也所從來矣余嘗遊金陵渡江而過廣陵又一觀金焦下南徐至金昌而望武林淮南江左東吳西越碁置繡錯相簇而爭奇者也今年隨牒得補此邑其小如丸與拙相宜然實贅旒

於此前所稱相族而爭奇者今將相壓而爭臨也而
余與長俱困已是橋也故邑有而實不爲邑用何也
去百里爲泗祖陵在焉而以御史護之去二百里爲
中都皇陵在焉而以內監護之再去二千餘里爲燕
神京在焉天子南向治之其間寇盜之所朝謁輪蹄
之所奔趨鏹幣之所灌輸軍戎之所興發貨貝之所
轉徙羅罽之所交易魚鹽之所經營皆倚借邑一綫
之道橋實不爲邑用而橋敝邑亦敝也前余爲邑者
亦李侯嶺南人也志在起敝而徧葺四橋惟西最亟

而費次第始舉其事侯不待行矣余適來此督者舉
以告苦于卒功余念侯之志而樂成其美稍稍料理
始告成云橋爲洞二趾面元甃以甃今盡撤之而礮
以石長四十七尺廣十五尺翼以扶闌視舊壯且麗
矣始于萬曆庚戌冬十月以辛亥秋八月訖功用木
用鍛用灰用石用工費金錢二百三十千取諸邑之
施者第因邑敝而物力頗難凡佐其不給勉其尚義
則余不佞與前侯暨仕于邑者并任事諸君也古有
以橋梁不治知其國之衰余姑記之使後之攷鏡葺

橋者嘆長之難為邑也

重修便民橋記

史立誠 本州知州

天長泗州屬邑也西去四十餘里有汭澗鎮鎮西南諸谷之水三汭分流至鎮而合東注高郵水頗駛疾舊有便民橋屢為水漲所毀天順間廣濟寺僧福勝嘗修葺迄今又毀以舟渡負載者蜂屯而或弗能濟有司遭值災傷公私俱困莫能理也正德丙子予來守茲土頻年水患禁征求以集流亾且不暇矧是役哉鎮之居人陳塗上其事願出財以就此役乃捐白金一千二百兩募工計費不足以完也又取諸邑人

以助之更爲橋五洞洞高者三十四尺其次遞減二等袤長二百尺面廣二十尺以丙子二月始事而成于戊寅之九月爲日者九百七十有奇其磚甃灰石之材工役之費皆不出於州縣人見其橋之完而不見其財之所出人見其徒之合散而不見其用力之勞由是便於往來民不病涉功成而不泯利博而不私其賢於世之擅其力以自殖者遠矣夫自湖海山谷之聚以至通都大邑富豪之家食有高廩貨有滙藏往往私其財以自娛樂而視世之急患茫然莫之省也又孰肯出其餘力以濟人而分有司之憂哉知水土之利害與民興除之以修王政之體皆爲州者之任也予得以急其大者而細者不憂焉皆夫人之力也塗自曾祖以來居此里好仁樂施可嘉也已橋成請記于予乃爲之書以記其成績并以啓後世之好施者

救生堤記

羅萬象

崇禎辛未秋余始蒞長邑適霖雨連綿洪漲暴發一望汪洋無際鵲巢倏為蛙舍邑東關外舊有新河橋時橋南堤埂衝沒而西南諸山之水會奔由新河橋而北下勢如猛浪巨雷以致傾圮馮夷為祟渡者屢遭其溺殞命波心見者莫不傷嘆及訊鄉紳士夫以暨耆宿備言其患余惻然增憾廼捐微薪兼眾善樂助堅其基址計增橋面路道共濶八尺有奇以便來往行人更修築橋南堤埂截阻諸山之水度可永收

不溺之利已命胡尉董其事鄉老分其勞不日梁成而堤就遂以名曰救生堤

置首言備言其患余聞然憐憫賦詩蒹葭采芣樂戲其爾賦命如少見昔莫不計刻又后

王名推 會合邑 會合邑 會合邑

又小跋濟美橋記 省公陳繼儒

余讀天長縣濟美橋記嘆曰誰謂秦無人哉秦中有

雷君滾與其子太學君鵬霄客廣陵稱賈中祭酒慷

慨重然諾喜為人脫急緩禍每見石梁鎮有河無橋

往來輪蹄於茲境者不遇葦航則攢眉沒脛而不得

渡於是滾唱義經始之功未竟遺令鵬霄鵬霄又拮

据樂成之縱二十七丈廣二丈二尺為洞五役徒數萬人計貲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無煩公帑難一無

天長縣志 卷之四
括民鎡難三無淹歲月難三父作子述無齟齬無異
同難四此四者皆卓鄭之徒笑爲愚公而遠近所推
爲仁人義士孝子者也彭仙翁笑曰杜征西之橋富
平津蔡端明之橋萬安渡非土著則有司而雷君以
布衣代當官之勞以秦人建吳人不朽之利此又非
難之難者乎且鵬霄君負俠好奇長於將略得時而
駕能出忠孝死力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其自度度人
又不止此僑功德也爲題數語以俟好義者參焉

天長縣建復儒學碑記

李當泰

泗州工部郎中

天長於漢爲廣陵郡故其才多志在廣陵不少槩見
要之匪紉才也語曰風俗之道士爲政然士之道又
學校爲政今天下自京國下洎郡邑兵衛各建學宮
章逢壹稟聖化無異三代時已我鍾離尤豐鎬之
區而被化所自始也亡論今郡學之制卽青田所營
國學之遺其下諸州若邑夫非古湯沐三輔而稱翼
翼四方之極乎泗之南七里爲盱眙其東百五十里
爲天長較盱二十餘倍而遙乃其俗崇文辭慕孝行

民醇不詭於信誼則洵神州化首也其形勝南拱橫
治諸山北滙得勝大河太祖因勝國爲縣始隸泗蓋
邑居泗治之巽矣其建學也則居邑治之震此祖宗
時經度百世不得輒更而人文風氣盛衰之故弗繫
焉歲乙未邑長有過爲弟子計者始遷城之南隅而
不知其謀弗臧也辛丑秋余以計竣還武原道出天
長聞而往觀之則見其規制湫隘下故宮數倍爲欵
歛焉會堪輿周君棟與余俱因言於余曰若爾則邑
之師若弟子當有受其厄者訪之良然而一時師若

弟子始急急欲返其舊會太史李本寧公備兵穎上
道出維揚而余因便代爲師若弟子請太史曰是宜
復而大令袁公久有心於此更爲捐金倡義糾工集
材余過天長未一年而學遷矣及余量移而北又聞
至大長再覩令長吳公銳意圖成則已儼然復舊觀
矣殿堂廡舍百楹並麗余不具論獨維王丞相之言
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徙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
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惟學校亦然
今之育材首善之地建自祖宗時必有宏識偉人如

青田輩者鳩度揣量永垂不刊又豈不俟諸後之長吏若文蜀郡者移其人文而挽回其風氣也藉第令教弛於挑達而子矜詒刺乎卽襄陽之寇蓋里安所效其地靈而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者乎今長之學宮之儵而南也則惟是師若弟子之不利有攸往也剝之終也而其儵而東也則亦惟是師若弟子之反復其道也復之始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德之方長也在師而力行其教化弟子亦各銳其意氣以從且賢令長又真有蜀郡作人之思務興起百年之類

敝而登之昌明則天地之心見矣天未有不可勝而地未有不爲效靈者矣長之師若弟子以余始議主復請記其事余愧不文而竊慶人文之一新地靈之再振也僭志顛末如此太史李公諱維禎京山人前令長袁公諱敬東莞人今令長吳公諱聞詩歷城人博士陳君諱以姬益陽人杜君諱世禎滕縣人孟君諱嘉元城人鍾君諱大勳懷柔人首事邑庠許生諱學古王生諱增陳生諱洪謨例得並書

學古王坐鞠曾刺也... 此篇外并並善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鞠嘉天...

城隍廟碑記... 周洪謨蜀人翰林學士

古者方丘祭地之外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及山水

川澤丘陵墳衍在家之中雷在野之防水庸凡地祇

之屬所當祀者皆有常祭稽之古禮有可見已今郡

縣城隍亦地祇之屬保障邦土衛捍生民其功不在

山澤丘陵之下又豈中雷防水庸之可此哉歷觀傳

誌講制自神農黃帝而古禮序百神之祀則無其文

故唐李陽冰為晉雲令禱雨於其邑城隍之神約以

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果雨陽冰為之記曰城隍

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宋歐陽永叔曰今非止吳越
有之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知城隍之祠始於唐而
未達於天下宋始達於天下而有之者猶少我朝洪
武中旣正天下郡縣神號以除亂經瀆神之弊而郡
縣厲祭必以城隍爲之主由是天下爲縣者莫不皆
有城隍祠也然而古者之祭地祇或壇墀皮縣或狸
沈滂辜今城隍水土之神而廟以棲之何哉或曰其
祭雖義而非泐於古故其致崇奉志意者亦不必盡
合於古也鳳陽天長縣城隍祠在縣治東百武王簿
蔣成貴以神素著威靈蝗旱祈禳罔有不應乃撤其
舊廟而一新之旣而來請予筆其事于石予驗之陽
沐之記質之成貴之言則知郡縣之有城隍也不特
固國域民而已神能祐人是宜人之報乎神也成貴
黔陽人佐縣九年累攘寇盜以安良民又嘗修葺泮
宮縣治事神理人皆盡其道云

官... 縣人省盡其... 云

... 人... 盜... 矣... 矣... 嘗... 嘗...

... 國... 人... 宜... 人... 辦... 辦... 也... 也... 貴...

... 將... 之... 監... 實... 之... 言... 以... 映... 照... 之... 亦... 然... 也... 不... 詳...

... 善... 而... 而... 後... 之... 善... 善... 千... 千... 畢... 畢... 于... 于... 不... 不... 之... 之... 則... 則... 也... 也... 則... 則... 其... 其...

南橋碑記

戴 纓

天長南關外石橋始造於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己未
以四十二年九月甲子訖工參趾于淵梁高且空其
長若干尺廣若干尺翼以扶欄如長而兩靡金錢五
百千橋舊善圯去斃而石易卑而崇可垂永永長令
先後兩李公助銀有差工給諸縣職其事皆南關外
士民主募者孝廉戴纓倍費心力為時且久因紀年
月

民

百千齋善以去變而不具卑而崇河垂禾禾是令
其若千只與若千只與以并聯城其而兩與金錢正
以四十二平水以甲午言工築道千歲築高且空其
天是南關水不齋故並於萬曆二十八年平水日未
南關縣志

天長縣新建濟美橋碑記

陳勲 閩中戶部主事

萬曆丁未春天長石梁鎮新橋成余適奉使廣陵聞
諸道路無不稱美雷君父子者大學君鵬霄余成均
時門人求記其事攷圖志鎮去邑三十里古石梁城
也有河受浮冶覆釜諸水入於射陽霖源則溢縮則
淖寒則涸而當中都維陽所經道燕趙秦吳輪鞅四
出至則航以葦招招待之晨暮雨風不遑即處行旅
患苦邑人謀梁之以屬僧人性真願費鉅募鮮應者
數年無所成雷君商廣陵過而徘徊已慨曰吾力足

辦此苟利於衆而斥吾羸何愛焉卽大鳩工積聚以
戊戌孟冬經始蓋僦成而病亟謂其子曰勉之無廢
爾功以畢吾志諸子奉誠惟謹又五年橋始成縱二
十七丈廣二丈二尺爲洞者五役徒數萬人費六千
金而檀施不煩縣官不與焉役之興也當致石覆金
山中道廻遠雷君患之或夢神告曰去橋數武下有
伏石可採也發之石矣其半在水水忽涸彌旬悉取
之盈拾百艘稍稍省採石費此豈卽故石梁址耶然
其事奇矣古有司險氏通川澤之阻單襄公譏川不

梁斯有土之職雷君何爲者凡賈俯拾仰取以有其
資聚不輕棄財雷君徒以義奮至肩重鉅不可了之
費躬之弗竟則屬其子若乃神詔其物川效其藏豈
偶然者哉世未有無貽于子者也雷君獨貽之義其
子者遂殫累年之勤而益厲糜數千金之貲而無幾
微動乎色夫非有督趣逼迫而勸爲之曰吾父之志
不可以不成也北山愚公欲移二山屬之子若孫焉
帝乃使夸娥氏負之而趨此言誠壹之必致也雷君
誠乎義太學諸君誠乎孝以能就是鉅工而人歌舞

之天下患不誠不忠不立誠忠則爵祿不可爲勸勉誠愛則摩頂踵可以爲天下誠信友則相印可捐千金之劍可解彼夫濡忍顧惜不能蹈義伸志者皆不誠不壹故也雷君秦人也有古豪傑獨行之風若在記傳不當與白圭倚頓同列卽俎豆其地捍患勤事亦應祭法云是役也饗臺馬公應公喬公常侍魯公兵憲詹公郡伯張公皆以俸金助郡公及邑侯張公皆以扁旌所以風厲獎率與人爲善之意咸可書也雷君名滾字進夫陝西涇陽人子鵬舉鵬茂鵬霄鵬也嘻市義者天將厚讎之矣

少事市美... 南樂南... 士... 以... 林... 則... 然... 士...

大長縣三驄橋余商初始碑記

羅萬象

本縣知縣

石梁鉅天長城三十里為兩京孔道舊有橋梁不識
廢於何年逆而遡之不可攷矣河雖小受西北諸山
之水春夏漲泛洪流陡急往來者以舟渡多致覆溺
居其地者未能為之所也萬曆三十五年汴商余氏
經其地寓土人張懷川家見溺死者愀然動念捐囊
金五百前令徐公命吏王炳文主收隨委巡簡朱雲
鷺偕鎮民胡學尹鳩工庀材置辦木石徵石工聞東
樓固築兩岸創建今橋余既歸汴任委人出入不無

乾浚事且中廢嗣有陝商雷滾者續成之既輸私賞以助工兼得廢橋古石若干及諸臺使郡邑往來者之助而雷氏父子勤劬襄事凡數年而橋成請記蘭囑朱太史命曰濟美橋於是人知德雷而于初始之功更沒而不著後三十年橋復圯崇禎二年離臺張公捐金千兩後臺鄧公直指曹公亦各有所助檄前令姚公轉委縣尉胡經營其事胡雅有心計用力不勤而能得民心故工速就而事完善更易其名曰范驄橋胡雖奉委未識此橋竊未父老胡梳輩爲備言

是橋建置之自甫知其始于余商而余商卽胡之外祖父也而邑誌戴孝廉橋記亦具載其事夫以異域之事其外祖始之而外孫終之事出于偶然然亦奇矣君子不沒人之功尤不欲沒其親戚之功况得身及其事而可不爲之表揚乎遂明徵其說以白之邑人拜請記于予嗟夫天下事當念始之者也余商行客也于天長何有而爲義于不切之地此古仁人君子以天下爲度者之用心而天長之人旣享其利而更沒其名則亦不仁之甚矣予雖在其後然作令于

此則耳目所及與所不及莫非吾事也且胡尉之意出于揚前人之美可不成其志乎于是據實而為之記使後之覩斯石者固誦余氏之善不衰更知胡尉能表外家之美于數十年之後也余氏諱訓浙之錢塘人考其世系為于肅愍公喬公遇英廟之難旅多四散易姓為余始避寧國繼而歙而汴即今進士重華者亦其嫡葉也胡尉名申龍亦錢塘人

天長縣建濟美橋紀功碑

朱之蕃

南京翰林院修撰

涇陽義士進夫雷君濂商於天長見其邑西三十里為後周石梁城故地有河受西北諸山之水雨潦泛漲勢甚洶湧經旬日乃可渡石梁之名空存興修之費苦鉅進夫毅然願獨肩之抱病旋劇仍諄諄命其子鵬舉鵬茂鵬霄鵬南繼成其志進夫始事於萬曆戊戌歷十年歲丁未仲春果竣事邑侯張公司徒郎陳公各為文記其事邑孝廉戴公復為文以紀祠之祀雷君者不啻詳矣顧橋未有名而當事諸公之姓

名未列於石尚爲闕典叔子鵬霄持三記屬予申言且定橋之額而題之予惟好義樂施利物輕貲世非乏也顧施之近親易而及於遐遠則難矜激於一時易而堅志於垂亡則難創始圖終於一身易而十年間父子兄弟同心合力捐六千金之重費而不輟其初心以負遺命之一諾則尤難濟衆之善事美則愛愛則傳且後先相承世濟其美迄於收功課効而嘉與其觀厥成者合上下有同心焉施濟廣矣衆美備矣名以濟美實足以當之無少溢矣矧當經營之初

致覆釜山之石苦未易移神見夢曰去橋數武原有石可採無以遠求爲也如夢中所指採水中果得石復苦水中難爲牽挽水忽涸彌旬石盡而水復鬼神之默相皆鑒公濟物之精誠而潛爲之區畫贊助也直指馬公從聘應公朝卿喬公應甲常侍魯公保兵憲詹公思虞郡守張公寧邑令張公調元咸捐俸以助其役橋之廣凡二丈二尺長凡二十七丈當南北孔道界乎中都維揚之間燕趙秦吳輪蹄之所其經而待渡於雨集嗟泥途於寒洹者之所永爲利賴也

張侯嘆其有裨於政治陳計部嘉其有三秦豪傑之風戴孝廉誦其功及於民歿宜祀於社均屬知言予何容更贅獨揭其名橋之義易石梁之舊而稱之曰濟美告諸今以後之往來於斯橋者聞雷氏父子之高義尚油然而興濟世之思而共舉其事之可及衆人者哉

苦水中... 文昌祠碑記

章世純

本縣儒學

天下權所不在無一可為者學官之設自唐已為具數而實一不得有所與即所居齋舍有所飭治一瓦一椽一夫一匠俱非力所易具而勢所得役盡以仰人於是遂以因循委之者其勢使之然也余同寅唐君分教天長視其學舍之不修若其職事之不舉以為非灑掃為章之義學舊有文昌祠幾毀矣而拮据修葺取其朽者新之取其傾者正之垣其四旁兩門其一面蓋積數年心力乃得卒事而煥若始有也嗚

呼勤矣夫功之多少與費之巨細先計其分之所至
貧於入矣則銖兩之出皆爲巨費艱於爲矣則尺寸
之成皆爲多功故唐君之所爲君子有以大言之也
而其事之成復非已之所得需功之立復非名之所
待起而能自爲急切若此斯非古聖賢君子之用心
乎唐君則誠賢矣而余深以是難之者則固有深慨
矣今天下何獨教職自此而上其與之以權而不盡
與多爲之約束而不使之展者蓋易地而皆然今之
守令有可盡行其意者乎卽今之輔臣與六曹之長
又有可盡行其意者乎不能也故吏治之不及兩漢
概由於此必將盡得如唐君之用心者乃可以望其
有所建立不然其不以勢無可奈何而因循委之者
其亦寡矣

其亦哀矣

其亦哀矣
亦泐數寸不恭其不以
其亦哀矣
亦泐數寸不恭其不以
其亦哀矣
亦泐數寸不恭其不以
其亦哀矣
亦泐數寸不恭其不以

祝公去思碑

余孟麟翰林

天長故不例嚴邑然有包孝肅公遺踪後來者難為
繼云又其地介淮揚孔道戶多凋瘵前者吏民不相
得一長邑稍稍蒙詬去銓衡思得名進士之重簡
祝侯而拔之侯初下車問民困苦狀嘉與境內更始
邑舊設櫃農司鞭銀出納豪猾者侵牟其中民力告
罷侯毅然清查得主名追解計銀千餘兩編氓藉少
蘇舊時小民扞文網者公差索賄陰通店家私行鎖
禁令不得面長吏侯痛懲奸弊邑始無覆盆之恨且

查革幫差百餘役庭宇一清已庚之歲春荒夏潦游
至爲災度無宿畜民自分死於饑渴者數矣侯勸輸
穀賑濟之廣設舟楫拯拯不倦邑無流民侯之賜也
已禁訟獄減緩贖清覈田賦無些窳者凡曩時祭飲
公費稍有科尅於民輒刻革殆盡租稅或不時入母
忍峻催科卽監司時督過之輒自引如陽城終不忍
鞭朴以從史王者意民旣獲蘇息則以其暇修黃舍
之圯廢濬城河之壅淤於是獎革利興四民懽洽有
麥秀兩岐之異侯雖却弗有乎然士民矢之聲歌間

津津然樂不可支如張君已蒞政甫二期聲稱藉甚
有旨調繁吳江去之日垂橐蕭然邑薦紳衿裾田叟
旅人罔不遮畱泣送旣去三月共推余門人陳生從
舜絕江以請先生實敦史願一言記不朽將伐石勒
之以示永永余因廉其政蹟狀而得前十數事要皆
明恕豈弟亦常吏之所能行者非有他踔厲可異也
然不爲踔厲可異而士民思之不忘固知循良之實
在此不在彼何武傳不云乎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
見思今世號課最者大都赫赫而居耳得代去民則

嚙臘視之何思之與有若祝侯去而思思而寄之碑以垂來禩則自包孝肅以後不數數然已後之嗣為政者願視此以紹侯休也邑人厚幸哉侯諱似華字正甫以弱冠第萬曆己丑進士蜀之內江人西吳也

之以下不亦今因舉其如龍舉而翰南十幾事要皆

發聲五以請武主實其史願一言方不亦非外不

如人因

其後到主三日其於余門人刺主

有言臨

山主之日垂

蕭蕭

萬縣

領

田

史

蘇

其

李公德政碑記

焦

竑

應天 修撰

萬曆辛亥蜀李公來為天長三年而治行茂著其要不過亟于化民篤于訓士二者而已先是長邑之東南鄉多屯軍之訟苦在勾攝西北稍僻野叻賴少年聚眾死黨扞罔為姦以為民患苦禁之不止公嘗處一二置之死法而亦不止公憂之乃刻意行鄉社之事不獨治長在易長也長之聞見素眇凡事俱以意為而無典故以故上下文移俱悖謬不通諸當道無不攢眉即令亦以此鮮賢聲公自蒞任後每牘無不

出自手裁而明練條達讀之者俱咏嘆稱賞以爲江北諸郡之冠今年水災異常而報賑一文其間條分縷析漚血瀝肝固見苦心而詞復作金石聲也撫按兩臺誦不容口公于間閭瑣細一一咨詢絕無濶畧不理者口答如流手批如雨終日不厭也對理務欲盡人之情而不欲盡已之法雖怒而刑人猶夜席不安而心與口恒囁嚅也曾有毒殺人者而誣人公疑之而親詣其家鞠焉得吐實晴日爲之雨可異也至于自經者故舍之以爲捐生之戒而長之人命之訟比

昔加稀焉長之丁徭舊不一制公爲一之而歸重于糧戶得以平旱而禱雨雨而禱晴亦無歲不有亦無一禱不勤而應水沒城公具舟具綆援救人而泣下散錢親卽其人手予之凡民間之節義孝行者發其潛而人皆色奮其士客如織不敢失禮于居停而修潔之品負海內重名者縞帶之交款如無不爭爲令客卽長之士夫被其容接人人以得事公爲幸而偶罹其難者體恤扞衛不遺餘力闔衙布素其常也勅筐篚無敢入三四蒼頭薄飲敝絮夏臘幾于不可忍

公博洽能文章頃刻千言立就有揮毫草檄之風于長士論文其裁鑑極審而所拔識者俱爲名士然又不以文章先德行也惜陰訓士著錄以式期爲大儒所成全人之功名尤于衰莫于其學豎坊闢路以迎風氣而宮墻煥然公之仁愛著于心油然而于顏色語言之間望而親之曰母服而尊之曰師其所入于士民者深矣而公之志則在鄉社鄉約舉世虛其近且爲追捕役而約積輕公慎選其人優以禮貌凡一切迎送呼召之役著爲令不與地方之事須質之約而

始平社學擇其人之堪師表者訓其童子而童子皆青衿靴絛纍纍若綴每行部其師與弟子左右相從與漢文翁在蜀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者何異而社中所梓書種種皆公自編摩甚悉夫重約所之司親社師之學自今時以爲迂濶而鮮速效公獨日夜孜孜以爲美教化善風俗無過此也此不謂之古循良哉清節而不以清節名文學而不以文學名公真行古之道者也四載當紀卓異長之士民因公奉內諱而西歸而

天長縣志 卷之四
過江請余以碑余以其所耳而目之者覆之諸當道
政成之嘆惜諸士民澤久之思慕而余亦學古之道
者匪佞匪諛亦古甘棠意也公諱自蕃四川達州人

金尚書碑記

桂 祥 本州知州

初鄉賢號稱文武全才勲業最著者曰大司寇金
公此檢志所載僅姓名已耳乃據其孫瀛所藏金文
靖楊文貞所序之譜畧與夫詰勅書劄之詞及平日
聞見者記其畧曰公姓金氏名純字惟一其先天長
縣人奕世業醫時號龍岡金氏始祖國賓娶鄭氏生
朝貴徙居仁信鄉朝貴娶華氏生成元季成任天長
醫學教諭娶張氏生子三人曰文炳者行三國初提
點本州醫學娶丁氏卽公之考妣也生子五人公行

二生元至正癸卯十一月十二日長治春秋經洪武
二十五年由州學生員入太學三十年二月十八日
授吏部文選郎中次年三月二十六日陞江西右叅
政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陞刑部右侍郎永樂八年
二月初十日扈從北征軍旅之事多所贊畫七月十
七日回京九月十一日陞左侍郎九年七月二十日
奉勅發河南丁夫開濬黃河故道自開封引水復入
魚臺縣至今賴之十年七月十一日奉勅修理太岳
太和宮十四年三月初六日陞禮部尚書仍管修理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勅考覈四川官員賢否二
十年正月初一日丁外艱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以
兵革事奪情起復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調工部尚
書十一月十三日又調刑部洪熙元年授太子賓客
封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妻王氏繼鄭氏贈封皆夫人
成文炳贈皆如公祖張妣丁贈皆如王宣德某年某
月致仕其卒其塋歲月皆不可考也據寅友趙雅書
則宣德二年八月猶在刑部駙馬都尉沐昕書宣德
七年正月已在林下廕謚塋祭之典皆所聞焉後追

論治河之功始贈山陽伯開封府配食於禹廟汶上
 縣同祀於宋尚書正德六年復命管河郎中致祭自
 是每歲春秋為常焉嗚呼金公歷事四朝尚書三部
 生為官客卒贈山陽征則遠涉於沙漠考覈則又安
 乎川蜀至于修河濟漕之功尤國家所賴者謂非文
 武全才勲業最著者耶

重建宣梵寺碑

黃采 廬陵人

大江而北山之所鍾秀者莫如棗林岡岡在鳳陽府
 泗州天長縣之西南林麓喬森鬱然而起四面諸峰
 如拱如揖雖龍翔鳳舞之勢殆不是過元文宗至順
 辛未浮屠師善公過焉拭目一視知為福地遂開山
 建寺規模雄偉後值元祚訖錄尋毀于兵所存惟磚
 塔一座石佛三十六像磚井一口丁時多事塔復為
 居民盜拆以輸於公遺址蕭然百有餘年弗克振舉
 國朝正統間師惠清者操履端謹戒行卓然自浙東

飛錫來至斯地觀其佛像露次基址陵彞慨然有重
興之志遂誅茆結菴奉佛以居是年夏雨澤愆期禾
黍枯槁士民告旱於師師乃爲壇以禱大雨歲獲豐
稔由是人願捐貲師乃經始於正統甲子歲然而年
遠世殊莫知創廢始末并其名額偶因浚井得小碑
石始獲知其備悉恒以大殿金仙非巨木爲像不可
或有告言縣治有朱姓者宅隅一樹其圍丈餘取以
爲像似有可者師聞卽往叩之朱不爲允未幾猛風
暴至其木斯拔掣之垣外朱乃驚疑詣寺焚香拜禱

許爲之用暨至工師相之爲像者三不遺尺寸其基
東西爲深四百丈南北爲廣與深等爲殿伍間以奉
三佛及石佛之像天王有殿以居於前護聖法也列
祖有堂以居於後紹聖傳也方丈巍然兩廡如翼山
門居環垣之首以通出入法堂居正殿之北以便講
傳厨浴有房僧舍鱗次舊基坐子向午師感異夢今
爲卯酉之向糜錢巨萬益宏故址越八寒暑工功告
成輪奐棟宇崢嶸華奕咸願刻石以紀其實而繫以
辭辭曰巍巍蕭寺倚厥山陵元失其鹿磨滅于兵百

有餘年草木暢茂不有智人疇復其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東門外', '山', '水', '清', '流', '石', '橋', '古', '道', '長', '安', '樂', '事', '業', '興', '隆', '人', '心', '安', '定', '萬', '事', '如', '意', '永', '享', '無', '疆', '之', '福']

宋孝子朱公祠堂碑

王心邑人

宋孝子朱公壽昌字康叔父與母劉氏以父廕守區作監主簿權岳州知廣德君終司農少卿父守雍州時公方七歲其母被出嫁民間父歿棄官求母於州州得焉母子相失五十餘年遂迎母歸養買田宅居同母弟妹雍守錢明逸上其事於朝天子下詔褒嘉其孝一時士夫歌頌之天下傳之宋史採入孝義傳文公編入小學以為百世師法而天長同人鄉秦蘭里乃公之故居也相傳勝因寺即公之宅基寺之西

南公之墓在焉弘治間縣侯周君道掌教吾君翁始
立石表其墓嘉靖癸巳寺將圯高郵衛欲請寺材修
公署心方與諸士修業其中請改祠堂以專祀縣尹
時公錦卽達於巡按上蔡張公如所請乃命義民宋
棠掌其事作祠堂三間大門一間列以磚墻心與諸
士又作同人書院三間於祠堂之左按宗依於公修
緝僧房十五間以居來學者寺有田若干畝令舊僧
佃種以供修緝祠堂書院之費祠堂書院旣成而
寺之南北碑石未立越十六年爲戊申心以公事

道歸省乃請於水南邵公得石載其建立之難以示
於後而復申論之曰事有本於天理人情之必不容
已不幸適遭其變而能必遂其心焉者古今無幾母
子之恩天理人情之必不容已者也母子相離事之
變也離而得合事之難必者也夫溫嶠名士也以功
名故爲劉琨使江左母死而不克返葬君子非之鄭
莊公宋襄公諸侯也莊公之母愛叔段叔段叛莊公
置母於穎以穎封人之諷隧焉而見母春秋所不取
襄公之母出歸于衛母子相思而不克見詩人所

哀也唐德宗天子也兵亂失其母終身求之不得身
享天下之養而不知母之所在其心豈能一日安耶
朱公壽昌七歲失其母五十而母子相見迎養數年
買田宅居同母弟妹以盡其思母之餘情是古今之
不能必遂者而朱公克遂其初心矣郡守上其事天
子嘉其孝一時士大夫傳其美大儒著之以爲後世
法蓋天理人情之同然者或曰子魚喪出母期猶哭
仲尼曰嘻其甚也子思哭出母於廟門門人以爲過
襄公之母思其子而不敢往襄公思母而不敢迎是

之謂禮康叔母被出而迎養于家如其父何曰襄公
諸侯也承宗廟社稷之重不得往迎康叔士人也迎
養其母不失爲孝然未必附於宗廟自無妨於仲尼
之義也或又曰七歲失母五十而棄官求之奚其晚
曰康叔承父廕父在義不得棄父依母父沒而迎母
非死父也終父之養而展懷母之思也或曰刺血寫
佛經燃頂背如聖教何曰唐宋名臣皆宗佛學康叔
未嘗講孔孟之學思母之切從其法以矢其心君子
觀過知仁矣

未嘗言...
 自來...
 ...
 ...
 ...
 ...
 ...
 ...
 ...
 ...
 ...

朱齊卿墓誌銘

曾鞏 宋臣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於彭城五代之亂徙
 于淮南今為淮南人曾祖某不仕贈刑部尚書父某
 贈殿中丞君嘗試於秘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
 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
 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
 之喪葬天長縣之秦欄里于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
 官以材名餘皆為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為我銘
 之而以狀言公之為人有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問學

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日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
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第工部侍郎與初舉進
士數困欲不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廢爲念故侍
郎得曲就其志至爲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旣居官
以才稱其爲身務於廉臨獄訟務於恕母某氏旌德
縣太君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
州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歸于曾氏某
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實命鞏銘其敢辭銘曰推心于
家其愛已乎用力于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

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朱延之墓誌銘

曾 鞏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揚州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尚書右僕射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若干卒於熙寧六年六月之丙申葬於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秦欄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爲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

合既果於自爲而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纖悉備具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卒以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卒能使之返塋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也君娶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尚幼君余舅也故爲之銘其墓其辭曰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轂之丹豈易吾仁廩有餘粟及里與鄰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識美幽堂日遠彌新

朱夫人墓志銘

曾 肇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於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小而行修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溫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

之孤女爲收嫁者蓋二人云旣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亦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叅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鞏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於身爲下肅祇爲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已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秀髮垂順享有多度卜壤之良乃兆新堂刻此幽文美實長存

沈夫人墓志銘

曾鞏

夫人姓沈氏其先家於越之會稽曾祖仁諒令海州之朐山徙家於和州歷陽故今爲歷陽人祖平贈尚書刑部侍郎父立今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母馮氏濮陽縣君董氏仁壽縣君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揚州進士朱延之有子三人寅萬廣女五人尚幼夫年四十有五卒於熙寧元年十一月之庚辰葬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墓在揚州天長之秦蘭里夫人爲人柔閒靜簡事父母盡子道事姑某縣太君賈氏盡

婦道事夫盡妻道爲母與內外屬人接去皆盡其道故其處也愛於其家其嫁也夫之屬人上下皆愛之而其歿也哭之者皆哀是不宜無銘而朱君余舅也屬余銘銘曰媛維沈女經德以身柔恕靜簡孚於屬人維祉在後有子誥誥琢詩告美愈遠彌新

明威將軍狼山水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崇君
樂亭墓志銘
馬 竑

去江近而北者爲天長實高皇帝湯沐之鄉隸中都其以武功爵著徧所屬卽長之崇氏亦有以從戎死難得祠陪京者崇之諸生正學手余年家子戴孝廉狀來請爲尊人志銘余職在史氏誼何得辭按狀崇君諱階字達甫別號樂亭世爲天長人相傳爲宋宗公澤之後避兵徙家於滁濠萬山之間遂加山爲姓焉數傳而有受一受二皆隱不仕受生義義生玦玦

生鎮鎮生岱君父也娶繆生佑次君佑少補邑弟子員以攻苦歿遺孤始能就口食君父若母又春秋高又安得守阿兄章句而覲不可知之事近更以里賦而累吾兩老人安所稱變計哉迺揖意簿書力肩門戶遂駸駸有崢嶸之氣矣君疆識有幹局不獨克家抑且習國行當謁選可爲世用然而貌嚴冷不肯少貶以下里中兒間有側目者君遂裂其文示不與之伍矣聞漳徐公爲揚司李曾以校文錄君郎知君尋爲職方得薦舉計以萬里之勲發採君氣因屬繆

王公授狼山水營把總署都指揮事君亦不屑意以足疾乞休想君之磊落多奇總之能爲用而不能爲小用者卽其憤世嫉俗之念自以爲萬夫之表而狎以魚服見奇皆非稱得意者也君事伯父而若爲之子恤孤姪而若爲之父其孝友固自天性四方之人有以急難告者代爲籌畫卽身家不顧一遇奸邪義形于色而于賢士大夫傾心結納雅意供張有結襪投轄之風焉以孝廉清介異常而君恒尊禮之亦足以覘君矣君不得意以死而寄意于子崇不以武而

以文不欲身颺而欲子颺也其倚門之情也夫壬子秋闈正學試歸三日而君逝也君生嘉靖丙午八月十六日卒萬曆壬子九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一有七配張孺人子一正學爲邑廩生娶宣慰幕曹君傑女女一適散官徐君大濟子邑庠生應蛟孫男三長肇元聘國子生吳君三遷女次啓元次復元俱未聘孫女二長字處士戴君維氏子士謙次子益都倅陳君壠子賡虞以癸丑十二月二日正學將葬君於祖塋而銘曰

疇謂文而不經笥以圖籍聳疇謂武而不戎馬以林泉俯剛腸勁氣一往不廻將鬱鬱於奕世之青雲而莽莽於千秋之土

雲山... 亦泉... 御所... 趙宋臣... 邑選... 貢

銘

方竹杖三銘

趙宋臣 邑選 貢

此支離叟持危扶顛君子所履與之後先卓之山麓
一觚寒淥莫疑其下真有虎玉

圓乃其常君胡以方作平等觀得無不祥雲心水湄
洞戶峰房斯際也將屬之肉人統子絲管排當抑屬
之畸人逸士携手相將者也

直其正方其義湘女爭妃淇匪喬此君君子同為異
墨胎公子爰及季遺蛻稜稜山鬼寄峰之顛兮雲之

背無行不與往攸利

其王式其...

入...

...

...

...

...

...

...

...

重脩蕪湖靈澤磯三義閣祠疏 潘世晉撰

在昔禮嚴夫婦義重君臣未聞甥館之開實為敵國

萼樓之誼更切同讐如孫夫人之于昭烈帝與帝之

于關壯繆張桓侯事聚一時憑吊千古者也慨昔先

主既覆全軍城崩白帝迨至夫人遂殉大節玉隕波

臣則一水盈盈羞食武昌之鯉兩情脉脉愁啼蜀地

之鵲磯上蛟宮止可魂歸環珮江頭古殿豈宜廟食

馨香然而化石騎箕精自昭於盼響風檣陣馬靈不

隔於寰區以故屏漢重扶士體君臣同俎豆大江東

去四時伏臘走村翁此磯上之祠夫人因祠三義而
宮府內外同堂異室于義爲允協者矣粵自桓靈以
降炎將熄矣世顯之祀鬼幾餒歟所厚幸者大耳兒
仁聞天下美髯公志在春秋躍馬橫戈豎萬夫莫前
之敵綸巾羽扇抱兩朝開濟之忠斜谷山前五丈旌
旗懸日月錦官城上三分事業銘鐘彝登斯閣也南
望秣陵赤烏漂沒北瞻鄴水銅雀塵飛惟茲義烈不
磨江山共永軍稱娘子仍依柴紹之營廟號夫人不
落英娥之淚祔祠合祀亦又何疑余自天府銓衡抱

關樞務酒謀京口時移桓子之舟月滿樓心不減庾
公之興每臨斯地懷古尤深一片帆檣似聽湘靈鼓
瑟四圍葭菼忽聞秦女吹簫花落宮牆回首漢陵春
寂寂香銷南國側身煙水恨茫茫事紀赤甲黃初情
繫吳頭楚尾神所憑依應在是乎茲者夫人粧閣重
新而三義危樓繼葺庀材鳩工匪一人力衆腋成裘
用是廣布以垂不朽羽士請序因并疏其君臣夫婦
之義如此至其事之本末則郭子章之蜀望臺記備
焉姑不贅

無故不贊

之美收北至其華之本未聞...

...

...

...

...

...

...

...

...

文

王趙二家修街文

張 昊

王君濼字宗源富甲一邑嘗遇荒賑民榮以冠帶古

所謂素侯而今所謂義民者也更捐金以修邑庠并

闔邑祠宇念神雖有棲而街衢弗治往來病焉顧謂

趙君宗琛曰此等義舉吾與若共為之宗琛慨然無

靳色爰命諸弟更相綜理始干弘治癸丑之春告成

于乙卯之冬其街延袤數千丈廣二十尺宗源費金

錢二十緡宗琛費半之由是邑街如砥斯平如矢斯

直數百年崎嶇之塗轉而為蕩平之域矣紀之以為好義者勸

祭朱孝子文

嘉靖辛丑十一月泗州知州王宗尹以公務至廣陵從陸而返道出宋朱孝子先生墓下時旅次匆匆衣冠塵土未遑展謁既乃宿於天長公館敬備三牲酒禮遣官操文往祭是維二十有三日也曰先生之孝可謂苦矣夫母子數十年之餘違母子數千里之外骨肉死生誰敢復冀其情事之可伸也乃先生棄官入蜀指天畫日以必得母為誓然卒迎之以歸白髮在堂老子在下備極情養以償平生嗟乎茲豈非古

今天下二奇事哉使母不幸而歿于數年之前又不幸而轉之他州也去止靡定先生將何如其爲心也嘗讀列史先生五歲而孤六歲有知卽念母五十尋母精神所極蓋四十餘年矣蠶叢魚鳧之險弗計其勞時遠人亾之議弗增其感造物者且鑒其衷而曲全之也是故士患無志苟有志矣天地鬼神且陰相之故夫衽薪膽者終以霸越甘壑粥者終以賢名彼何人斯號宋中興擅東南數千里之雄不能還三帝蒙塵之駕堂堂天下竟爲無父之國豈其力之不足而策臣謀士無一可以當使者近予倅杭覽武陵遺事而知南渡之必不可競矣流連光景志氣衰頹北望遣使徒增欷歔嗟乎先生宋名臣也植我天常以完民彝父子君臣相爲一體英爽如在千古一日俛仰宗國能無感慨

襍辨

伍子胥廟在縣東北鴉口河之陽舊志謂子胥奔吳嘗過此故祀之考子胥入吳在黃州興國州之間未嘗過此豈後人以其孝義而崇祀之歟

浮山有介之推廟想後人以推高節祀之耳舊志載推嘗從晉文適楚過此因祀之恐文公適楚未嘗至吳也

同光三年唐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資以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

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
 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王嘉之達命於
 杭州而還考錢塘至邗江道里已極遼遠又何由飄
 至天長豈作史者如亥豕之誤歟

備遺

春秋魯哀公八年吳師伐魯克東陽

楚子重伐吳至於橫山

一統志云楚子觀兵坻箕山又陳荀朗破郭元達於

蜘蛛山蓋坻箕蜘蛛聲相近

秦二世元年楚王項羽擊殺會稽守殷通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十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嬰乃以兵屬羽

東漢順帝永和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積十餘年

獻帝建康元年徐揚群盜花容等作亂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備拒之於東陽相待經月互

有勝負

魏文帝黃初四年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潁蔡浮

淮幸壽春九月至廣陵故城觀兵救徐揚

南齊高帝建元七年徐州刺史薛安及彭城從子索

景兒自睢陵渡馬步高餘擊殺臺軍士孫耿遣蕭道

春成往救之屯破釜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

路索兒擊破臺軍王高道慶走之於石鰲將西歸

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經數日索兒引

十軍頓石梁後道成議于石梁西南高處築壘通南

正道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道成率軍擊破之

北齊遣潘樂討侯景克涇州天長縣十里有富

天保五年二月張纂攻圍東楚州遂拔涇州

陳宣帝大建五年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屠之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衆

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與戰衆寡不敵高駢不救

正遂使得陷東都隋戰於涇水口天長自四月至

五代呂用之為畢師鐸等所攻已走天長自四月至

閏十二月楊行密至天長用之歸為行密所殺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遣郭廷謂攻唐天長軍降

刺其將馬斌

吳元年九月置天長等衛東瑩州

洪武三年右丞永城侯薛顯殺天長衛千戶吳富

五年十一月以天長衛併為定遠衛

十年三月初增置天長等五牧監俱正九品設群四

隸太僕寺俱從九品二十三年十一月罷天長四

群太平古城第一昌平牧監惟以得勝武安二群

隸之二十八年二月罷太僕寺群監官以其馬匹

隸有司牧養

建文四年五月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敗走

遂克盱眙庚子至天長揚州衛指揮王禮及黨千

戶徐政等縛守備指揮崇剛監軍御史王彬以獻

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尋命禮等攻下高郵通

泰諸城乃集舟以備渡江

三伐晉用之為軍師等所攻已死天長自四月至
刺諸城內集兵以備賊攻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王世充命斷善文下高祖啟

